3487
1736
v.12

名臣錄 附目錄

# 乙巳禍蹟 十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柳灌
柳仁淑
宋麟壽
朴光佑
鄭希登
宋希奎
李霖
羅湜
李若氷
李𭁃
林亨秀
林億齡
丁熿
李湛
閔起文
金鸞祥

---

金磷
尹潔
白仁傑
鄭惟吉
盧守愼
鄭宗榮
朴淳
金繼輝
朴應男
鄭琢
李彥廸
成運
李滉
成守琛
柳希春

---

李仲虎
奇大升
曹植
金麟厚
趙[illegible]
鄭碏
李夢奎
李之菡
朴民獻
金富弼

# 國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之六

## 柳灌

字灌之號松庵文化人成化甲辰生 中宗二年正德丁卯登第官至左議政 明宗乙巳被禍年六十二 宣廟朝復官

棘ニ不門莫不以公爲重

公稟性貞諒遇事慷慨正色立朝棘棘不阿事涉官闈必盡言不諱一心奉公人不敢干以私 中廟末年賢人舊德起廢收召者蔚然滿朝而莫不以公爲重

防啓李芑兵判

公嘗以銓長入侍親政 中廟特以李芑爲兵曹判



東333374

罪公宜先詣闕與諸大臣共請尹任罪則身或免矣公笑而却之曰受先王顧命士林有變死乃所也吾豈忍爲此乎臨死無他語惟以天日照臨爲證

(葬妻不用石灰)公自任國事付命於天晩年喪夫人不用石灰曰幸而使我從於牖下則朝家自有帷蓋之恩後事非所慮也不然人子爲親雖在倉卒常不料力之不逮曷若自吾以爲法哉其分死不顧生亦素矣(並乙巳錄)

己卯士禍時公以執義請罷賢良科(備考)

白衣烏帽制

我朝喪禮雖不盡合三代之制若比中國則頗詳密漢惠以來所未有也卒哭前上下皆着衰服卒哭後視事時權着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燕居時着白衣笠帶凡干喪事着衰服此 祖宗法制也 成廟朝議者以為既着烏紗帽則笠亦當黑于時無有據禮爭之者遂於卒哭後着黑笠 中廟賓天柳灌為摠護使建議曰衰服尚未脫而遽着黑笠既乖禮意且非

祖宗之制乃定白笠之制 明宗初柳灌等被禍議者曰白笠非古制乃柳灌所定黑笠之制 文定

柳灌

王后初喪禮官依五禮議定白笠之制尹元衡見儀註曰白笠乃柳灌所建之議今不可遵用大臣皆從元衡之言遂改儀註朝臣知其非莫敢發言石潭日記

柳仁淑

字原明號靜叟晋州人成化乙巳生丁卯中生進兩試

中宗五年庚午登第薦入史局歷修撰吏郎舍人典翰直提學承旨副提學吏户判官至右贊成乙巳被禍年六十一 宣祖朝復官

自幼嗜書貧成公奇愛之

公天分超異凡流自幼嗜讀書沉潛經史涉獵百家有所著述則操紙筆立書之不事雕會篆刻而拜律氣格自合於矩度貧成公常奇愛之撫其背而稱之曰他日大吾門者在此兒乎

被拘思句

公嘗入塲屋解其所着圓領便服而坐考官拓責之因拘公於懸題板久而不釋公默搆文思內自沉吟立成一篇以足劃沙美句之多少考官至日暮始釋之遂令至前而謂曰汝若有作可於堦上書呈曰不禁火公即索紙筆寫之至由來孤死必首丘之句考官俯視之以為此詩當高中蓋考官以

柳仁淑

生入玉門關爲題因相議云如有引用着丘語者
當置高第故也榜出公果爲第一

柳家四翰林

壬申公入翰苑先賛成公及公兄睡齋公皆入翰苑
公之姪夢庵公亦與公先後入翰苑一時稱艶謂
之柳家四翰林

夜對廌金思齋

公在銀臺金思齋正國方爲黃海道觀察使一日
上御夜對公及金公凈同入侍語及用人之道公
曰用人須適其器乃能自厭稱職左承旨鄭忠樑
今以病辭兄黃海監司金正國可代此任方面雖
重豈如經幄之尤重乎凈曰此非獨柳某之言宗

朝廷之公論也 上嘉納之

（請與趙靜庵同就獄）己卯之禍公為都承旨與金公淨李公耔趙靜庵光
祖金公絿金公湜洪公彦弼朴公世熹朴公薰等
八人同下獄則左承旨孔瑞麟右承旨尹自任應
教奇遵修撰沈達源注書安珽檢閱李構等六人
已先繫獄矣大臣戮力申救且請會朝廷共議反
覆論啓黎明先放公及孔瑞麟洪彦弼有頃又放
沈達源安珽李構最後李耔亦蒙放公既罷職與
孔瑞麟洪彦弼以微服詣闕請與趙光祖同就牢
獄共被其罪是日左遷為戶曹參議俄而大司憲

李流與大諫李頻等合司啓請光祖等加罪且劾
安塘等三十六人書于單子請並竄逐公名亦在
其中 上遂命大臣商議輕重定罪或賜死或竄
斥而公亦出爲慶州府尹
免金億齊誣告
庚辰秋金海人金億齊怨其府使朴英誣告英與公
謀去執政大臣於是拿公鞫問億齊竟以誣告被
反坐律蓋公赴任後未嘗一見朴英旁近諸邑之
所共知也憑訊事證昭然不可誣故當時按獄者
每事鍛鍊而公竟得以無事因辭免寓居于文義
黃岡村辛巳秋群兇又嗾全諫目之以觀望趍勢

柳制元凶等使不淂逞奸上御定順逹

盡奪告身自是退處鄉庄杜門屛迹十七年
時尹元衡與尹任有隙一時逐進之輩各有所主互
相詆排自 中庙中年已有大小尹之說曾在戊
戌年間 中廟忽降内禪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
涕泣固辭乃止及己亥東宮有火灾人言藉藉指
以為人火公與柳公灌指元衡曰胡不扵政府撲
殺此奴乎且元衡則曰任謀危國母任則曰元衡
必傾東宮惡言横生無所不至公與柳公灌為國
深慮不顧一身之禍柳制鎮定使不得逞其奸彼
元凶等怨公次骨必欲陰中磨牙伺隙——

仁廟上賓　明廟入承大統元衡等挾　大妃密
旨誘脅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准一會于中學令
劾任灌及公三人齊仁等隨其指揮先爲發論則
諸仝諫皆以爲當主少國危之日奸細之徒胥動
浮言不可因此論劾大臣齊仁等懇乞終日而無
一人從之者於是奸倘相顧罔措反生上變之謀
乃以謀覆宗社爲言翌日元衡順朋磁芑百齡等
夜會于光化門啓請面對
上與慈殿出御忠順堂召諸宰入芑曰任有異志灌
及其亦有形迹順朋曰任自生疑畏益存形迹灌

及其已發於公論須分輕重罪之且曰謀危宗社
宗無顯迹洪彥弼曰任可竄濯可遞芑可罷

晏然對局

大妃從之時公方在家與客圍碁小吏以事告之公
晏然不動對局自若言色如平日

事涉脅從

後數日筵中召議時順朋啓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
赦而若至依律定罪恐其太重且濯及芑雖陰附
尹任謀危宗社而事涉脅從不可以一律斷之

元衡微服

大妃命任安置南海濯付處舒川公付處茂長元衡
等以微服乘夜聚議於芑順朋苐順朋家臣朴貞
元又畫錄勳之謀又於數日後順朋復如前說上

柳仁淑

疏曰尹任自生疑懼以圖不軌柳灌於今
上副位之日耳語領相尹仁鏡曰當立何人柳某聞
殿下之英明默然有不悅色請明正三人之罪曉諭
于中外

命三人並賜死

大妃命禁府三人並賜死

行到葛院飲藥

公行到振威葛院追賜自盡時八月二十九日也藥
三飲而命不絶公索索自縊公之奴請問遺以傳

戒子

於家公曰昔范滂顧其子曰使汝為惡惡不可為
使汝為善我不為惡吾之戒吾子不過如此又曰
蘇軾願子愚魯吾亦願吾子孫不學無知也聞者

柳祖詢脫衣覆屍

掩淚奉命金吾郎柳祖詢公之再從姪也及公就
盡脫其衣而覆公屍奸黨聞而惡之即令毁去

金明胤密啓

是年九月因金明胤密啓元兇等搆成禍穽文致大
獄以三人謀戴瑠桂林君岏鳳城君論以逆律命禁府
追環尹任柳灌及公屍梟首三日傳屍四方絞三

孥籍三家

家諸子並籍沒家產妻妾爲孥兄弟叔姪皆連坐

兄婿鄭礦

芑舅之子

公性本剛方嫉惡如讎見人不是則雖姻婭之親未
嘗容其過鄭順朋公兄婿鄭礦之父也而公之秉
銓一不舉用李芑公之舅氏之子也而性本回邪
締交權奸且因駙馬韓景祿常通宮禁公爲吏曹

內書札傳付書家

判書時芑亦位在判書一日自內以密札付與下人令傳于芑持書者錯認以李判書爲吏曹判書誤納於公折而視之則乃抵芑書也公心鄙之傳播於儕友間芑之協醫吹毒盖始於此云 並行狀

宋麟壽 文忠公

字眉叟號圭菴恩津人弘治己未生 中宗十六年辛巳登第薦入史局遷弘文正字賜暇湖堂歷應教舍人濟州牧使承旨大司成吏曹參判全羅監司大司憲 明宗乙巳被禍年四十

白鷺巢幕　公自髫齔不事嬉戲稍長即好讀端坐終日逮夜分
未嘗小懈孝友出於天性承顔色養靡所不至母
喪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必腐居廬有白燕巢
幕其雛皆白人以爲孝感所致

劾安老出牧濟州　公在憲府劾金安老以此出爲濟州牧使雖名陞階
實濟之也在濟得病辭還附安老者籍是爲罪徵
流泗川安老敗叙爲禮曹參議

學徒坌集　拜大司成其教學者必使先讀小學及性理諸書以
立基本勤於誘掖各盡其材學徒坌集蔚然有作
興之效

按湖南正風化

癸卯出按湖南素稱難治而公至剖決無留屯以明教化正風俗興學校作人材爲先務愛公者或規其太銳公舉明道從本從事之語橫渠心弘不顧非笑等語荅之曰的知義理之所在當決然行之首訪近士有學術者屛去騶徒相對討論藹然若寒士巡歷所至禮接儒冠一道洽然從化 并屯菴撰行狀

與晦齋唱和

甲辰春與晦齋先生約會于白塲寺晦齋詩曰青燈一夜共雲泉晩景相逢轉悵然韻斷韶鈞風不變波殘濂洛語空傳安危入念頭催白得喪忘機道自全聚散人間無定態且須臨水細論天公和之

日思歸告說舊林泉把手相看却悵然大道欲聞

嗟我晩斯文未喪要公傳靜觀只有鳶魚樂達識

何論木鴈全棊局已知人世理休將萬事問蒼天

晦齋集

赴燕一庵氷玉

以冬至副使赴京大學諸生出餞者彌漫郊外到

燕京上价從者交賀遑遑公之所寓則落然不聞

人聲中朝人稱云公爲一庵氷玉

道拜大憲丞論李芑

公自燕還　中廟賓天朝中洶洶咸以鎭浮靜俗

非公莫可遂拜大司憲公以調劑解紛爲己任頗

綱整維不遺餘力時李芑新爲議政公知芑必凶

劾元衡成悌元言其已甚佯睡不應

于國亟論之斷行

仁廟嗣位擢尹元衡工曹叅判盖以慰慈殿之也大司憲宋麟壽等論劾逾月竟奪嘉善資時有長慮者或憂其巳甚欲其停論麟壽之從祺壽告以外議云云不聽麟壽妹夫成悌元清修好古麟壽心重之言無不從悌元一日與麟壽同宿從容語及不必堅執之意終不回至反覆重言則佯睡不應麟壽平日能虛巳受言而於此事乃固執如此

東閣雜記

乙巳 仁廟賓天 明廟以冲年即位時事大變羣

免嫡禍 文定御忠順堂大行刑戮一時士類殆無得免者於是曩所不悅於公者爭相齮齕指爲浮薄領袖而斥逐之公遂歸清州丹先墓之下杜門謝客左右圖書有時興感發爲詞章辭氣和平無一毫慼切之語

退溪寄詩

公被劾歸清州村舍退溪先生寄詩曰圭菴昔在風塵中瀟灑不作風塵容今歸清州學耕稼青城穀孰如姑射肯將榮辱入靈臺一簞一瓢師顏回吾聞天地有至樂非金非石非絲竹同志之人與我遠獨抱塵編忘是非 東閣雜記

大點公名

丁未壁書之禍尹仁鏡李芑等會賓廳錄罪人名點當死者至公名芑大點之順朋曰惜哉此子愿慤

愿慤人

人也芑曰鼓擇賢之說者不死而何遂賜公死其後芑語人曰宋麟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

譬好花果

拘小仁譬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芟治也 行狀

生日就死

金吾郎至適其生日族親門生多聚擧家號哭公神色不亂跪聽傳旨沐浴就死貽書訣其堂侄麒壽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一子托君吾何憂焉書付

戒子讀書

其子曰勿以我爲戒勤讀書戒酒色喪事從儉無

違禮負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筆畫飛動凜凜有
生氣其平日所養可見公致命之夜白氣如虹貫
屋亘天者累日 紀年通考

白氣如虹貫屋

先生天質近道誠心好學出言制行動合古訓嘗己

有朝聞夕死之志

卯斬伐之餘士氣催沮人以小學心經等書爲忌
諱而不敢讀悄有繩趨規步者則人目以爲禍祟
或譏誚而使不容先生獨慨然有朝聞夕死之志
聖賢之書未嘗去手沉潛義理篤信力行

慕齋臨終托國事

公少時力於爲文字史詩家無不涉獵晩耽性理之
學嘗與金慕齋爲忘年交慕齋臨終語及國事曰

宋麟壽

復日之憂予當任之

朝堂倡言必出許元衡乞命

先生資稟和粹如春陽慶雲而其中所守則壁立萬仞三軍莫奪當 仁廟新陟 文定垂簾小大稀魄以得死爲幸而先生乃於朝堂倡言元衡凡房必亟先誅然後策立太房此雖爲受禍之根基然豈不是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不可奪之君子也 并行狀

神主下床叩壁

宋僉知應溉嘗謂余言其堂叔圭菴公將死日家人宗未知有朝命其家神主房内覺有閤閤聲怪而視之則圭菴父公之主自下靈床至窓下以頭叩

壁似作悶迫狀
已而聞金吾郎來云 清江鎖語

受學於嚴用恭
宋叅判麟壽嘗受學於嚴上舍用恭又質於慕齋金
公平生好學慈詳愷悌嗜善如飢渴年少登第名
望甚重然性正直忤於小人圭菴之遭禍人謂之
愚君子

愚君子
愚君子嗚呼安有君子而愚者哉 稗官雜記

好學不喜色
宋眉叟樂善好學為士林所推仰性又不喜女色人
服其剛

李芑自言能通庸學
宋麟壽乃力學之人也李芑嘗自以為能通庸學以
此麟壽常常往見金安國曰李芑乃陰險人也何

以相從乎麟壽自此絶不往芑以此懷憤並乙巳錄

圭庵無經濟才 宋麟壽名重一時　仁廟初年士林倚麟壽爲重而麟壽只是善士無經濟才虛心待人多被欺不量時事欲做三代事業羣奸側目竟得重罪石潭日記

欽慕己卯人 麟壽一生欽慕己卯之人癸卯甲辰年間爲全羅監司勸勉小學皆麟壽之功也思論錄

林塘語人宋和咸曰秋 咸昌山希顔舊第在終南山下洞壑深邃圭菴賃居之鄭林塘惟吉訪之宋謝以詩曰玉人乘月訪幽居柴户推來樹影踈山釀暫開千日酒盤肴偶得八梢魚狂詩不用傳驚俗清話方知勝讀書明日

送君山下路小堂寥落似逃虛林塘次日衙罷歸
来喜索居一庭林月正扶疏朝陽已覺鳴祥鳳大
壑還須縱巨魚松盖當門仍延客竹窓留雪好看
書孤舟不盡山陰興縱登雲梯擬跨虛鄭士龍申
光漢申潛金麟厚林亨秀林億齡朴忠元諸人皆
酬唱成巨帙 紀年通攷

勸南冥心經

南冥厭科擧之學眉叟見而喜之以心經與之南冥
曰善反之具都在是書吾友以是朂之與人爲善
之意奚啻斷金耶

朴光佑

字國耳號草齋密陽人弘治乙卯生正德己卯

生員

嘉靖乙酉登第 明宗乙巳以司錄杖死年五

十一

皆稱孟母一家 妣張氏婦德敦厚閨門且嚴教養四子一遵禮制措

成書

室三間別造長枕大衾教以經傳晝夜同處又以

一衣一冠客來則交着迎送以防浪游諸子亦感

教訓能惜寸陰學行漸進文章成就公尤以稚年

發越才華邈然寡儔其為學專事性理之文程

朱之書其時趙靜庵諸賢皆稱孟母之教復見云 家狀

入闕號哭

己卯禍作日入闕庭號哭 上命驅出之公被傷流血裂衣幅裹頭坐於政府外廊都中坊里約徒之欲上疏伸寃求其文者簇立於前李參判澯金參知魯皆年少善書公使兩公把筆臨紙左酬右應

金李猶未及書

文辭湧出李金猶未及書一時所製十餘道辭意懇切 潛谷舊録

連斥爲嶺東南亞使

公疾惡如讐故爲時輩所憚連斥爲嶺東南亞使有詩曰秖緣病凡無所樂每戀慈母有多憂又除綾

朴光佑

城江陵等官其爲治專事興學教尚禮讓家在京城而以慈氏在清州故觧職則恒居于木瓜洞伯氏家定省之餘友恭不懈藹然和氣睦洽母終祔葬于坡州梧里洞侍墓三載雖炎雨寒雪拜哭不徹服闋因居墓下累徵不起確然有畢命松楸之志有山蔬野菜隨時薦鄰友鄉朋趁日來之詩

杖大如股求仁得仁

乙巳士禍復起公以司諫爭論下獄其供辭大槩云杖大如股脅盡今日求仁得仁又何怨尨配鳳山纔出敦義門而卒

抗右叔子勿赴

臨絕有一友人就與之訣其人掩袂垂涕不忍相對

峯

公獨怡然曰捨生取義俯仰無怍荐門戶零潜凡已沒柰吾三兒非君誰托識字憂患於吾可鑑然人而不學未免面墻望須我死之後撫我遺孤教以學業勿事科場也（并家狀）

偵伺往柳尹家成罪

密旨之下也兩司會中學罷出之時司諫朴光祐掌令鄭希登或向昭格署洞或嶽義洞乃柳灌尹任所居之洞也其時爲元衡耳目者布列街路指光佑希登洩其言于灌任杖死其餘直還其家者只竄謫光佑等亦非宗往見灌任也偵伺之輩見其馬首所向搆以成罪（東閣雜記）

朴光佑

不喜詩

朴光佑爲人温雅踈亮自爲擧子才名藉甚且知向方時以高傲目之及出身不喜詩律之習精硏經書之學性復迂重不事于謁沉于外任者多年在

書謹獨

江陵書謹獨二字于旁焚香對案案上惟四書三經及程朱之語而已學者多宗之（海東野言別集）

國耳輒明快

其與朴先生光佑討論及此國耳輒明快不知其後朴果能致力於十分盡頭也（花潭集鬼神死生論）

不過爲善

公以高才美質發軔正路早爲靜菴先生所賞自期許甚不淺也始不幸而遭家貞之禍再不幸而被銜豈朋磁之螫竟殞其身痛矣痛矣雖然前與靜

庵諸賢同其流後與晦齋圭庵同其波芳名不止榮及後昆不可謂不遇爲善者可以勸（宋尤庵時烈撰墓表）

鄭希登

字元龍球之子東萊人正德丙寅生戊子司馬中宗二十九年甲午登第歷正言修撰校理弼善掌令乙巳杖死

（小學大學爲律身之方）公踐履篤實識見精博常以小學大學爲律身施措之方每日晨起必正襟端坐讀過一遍倉卒不輟日以爲度深有自得之樂恐人有知不事表襮全務韜晦惟辨奸嫉惡少無假貸以此爲憸人之忌（嫉惡無假）

不可爲權家婿

公之表室也金安老有求婚公曰寧終身不娶不可爲權家婿終絶不答金甚啣之以此遮正言歷户禮兵刑郎咸慶都事安老貶竄之後始得清選並乙

錄

乖隱由庳不起十八年

公父乖隱公早登第以巳卯士流歷敭華要官至僉正遠士禍作杜門稱病坐席不起者十有八年新婦禮見之日起行自如家人始知其非病潛谷舊錄

乖隱戒直節

公平居慷慨激勵常慕古人直節偉行好面折不能藏人過非其人雖至貴倨視若浼以故人皆嚴重之凡有非輒相戒毋使鄭公知乖隱公聞而憂之

曰嫉惡已甚亂也公雖承教服膺素性然不能隱

月沙李廷龜撰墓碣

具壽聃大許陳復昌

公少知陳復昌之奸時具壽聃大許復昌材藝極力薦拔公大言折之曰他日誤國之奸不可使與時論陳之節公有源於此而且亦非公之太不饒公嘗於玉堂一會發議曰近日全侍全不擇人同席之僚先爲全諫者必須論啓請推吏曹以塞冗雜路可也不久副提學具壽聃爲大諫校理朴光佑爲献納修撰金磷爲持平閱月踰時未有論劾之事公授持平謝恩避嫌曰大諫具壽聃献納朴光

持平避嫌

鄭希登

專指陳復昌

佑持平金礴曾在玉堂與臣論吏曹不擇全諫之之失専指陳復昌也及爲本職含黙不言殊無全諫之風臣不可與相容　明廟震怒命招大臣曰大諫之相攻擊殊非美事我欲罪鄭以塞攻擊之路可也大臣回啓曰具壽聃等大失言官之體鄭某鶻擊不可爲罪處置兩司皆遞公獨出仕公嘗

焚陳坐席

撤去陳復昌坐席焚之曰士君子不可坐奸人坐席聞者肅然錄乙巳

劾李芑二相

李芑爲二相公主論劾之仍往見鄭順朋林百齡先在順朋座順朋使入幕待公于外問公從何所來

曰自全驪來順朋佯若不知曰今日有何啓公曰
劾論李贊成順朋作色曰誰人主此妄論乎公曰

百齡往芭家言之

我宗主張順朋怫然百齡直往芭家言之芭極憤
嫉休窩雜纂

仁廟賜大學

公爲弼善啓沃弘多 仁廟在東宮深器之特賜御
筆題目或問大學一件曰賜退膳於家使之養親

成子澤交搆兩尹

時大小尹聲勢爭軋大爲朝家之憂公倡言於朝曰
近者 朝著之不靖初因成子澤交搆兩尹訓成
釁隙宗非私鬪有関家國必先劾交亂之罪然後

兩尹所爭分公私

兩尹所爭分公私糾劾可也一時有識之人皆以
鄭希登

文定多下未安教

封世弟以釋慈殿之疑

却元衡秘書

公言爲正

仁廟日三問安於 慈殿一日 慈殿以寡妻弱子難保之說多下未安之教 仁廟朝箚盛陽伏地移時慰安 慈殿誠意感動然後 慈殿稍和畧降辭色 仁廟多用心慮漸成不豫朝野惶懼罔知所處公以爲封世弟之舉上以溲釋 慈殿之疑下以鎮定讒言之撓宜汲汲請行朝議從公未及啓而 仁廟禮陟 乙巳錄

尹元衡嘗眠公 明廟嗣服之初欲與同事作秘簡授崔 彦浩袖傳于公使致尹彦平通書慇懃

之意公非而不受曰彦平通書不過欲我同事寧
爲直死不爲曲生元衡聞而大憾恨
中學一會
中學一會大憲閔齊仁袖出密旨將劾去三大臣左
右失色公正色言曰大臣去就朝家重事豈可以
内旨爲之也與司諫朴光佑主張罷出是日羣奸各
使子弟變着常服瞷覘臺諫去處公自會往見臺
叔鄭源順朋子磧望見公向昭格洞謂往柳灌家
奔告其父已而士禍大作順朋芑復昌元衡挾宿
憾交搆陷害無所不至
羣奸覘臺諫去處
鞫問李德應曰 汝於中學一會曰自昭格洞出來
鄭希登

問殯殿受刑

問梓宮有何感耳

路逢全諫爲誰德應曰章令鄭希登值於洞口呵
喝避路云即以公爲出於賊招捧 傳旨拿鞫公
公熟訊殊從容不脫裹服向 殯
殿伏地受刑出入之時終始不變李芑反以此益憤
怒嫉視曰汝不脫裹服向 梓宮伏地有何感扶
之救耶凡推鞫每次啓請而及公則連刑二次拷
掠酷朴先佑同被拷訊絶而復甦謂公曰 大妃
臨鞫不欲出聲而未忍痛楚不覺聲出訊杖視臉
加大而公獨何人了無一聲公曰非能忍杖蓋以
梓宮在近恐聲及於內忍之矣朴公歎曰吾意不

梓宮在近恐聲

及於内

雖死爲榮

以梨獻公

乖隱追路永訣

吾不知復昌奸將何面見元訥

及於此下公遠矣獄卒聞之皆泣下

時掌苑署奴成番同公被鞫服公義乃曰幸與鄭掌令同庭受刑雖死爲榮李德應乞梨不許叱之曰誣招出口闔門屠戮至使士類一網打盡皆由汝誣也以梨數枚盛楪令獄卒獻公曰臨死不變景仰義烈敢以獻雖以下賤其心服起敬如此

公受刑三次流配龍川發行日乖隱公追及路上曰汝自少有正直之行獲罪何愧今當永訣余寧無言道路聞者莫不流涕是夕卒乙巳九月十三日也後具壽聃被禍臨死歎曰吾不知復昌之奸至

都中人士收綿布賻贈

嶺南士百餘人賻贈

知陳奸

排元老

斥子澤

此將何面目見元龍於地下乎 並休窩雜纂

公卒有司籍家產盡沒于官家人無殮哭於尸傍夜半都中人士收合綿布三百餘疋以遺之曰以此助喪勿問我誰某葬之日嶺南士子百餘人來哭墓下各有賻贈不言姓名而去 墓碣

公器局宏達風流浩蕩砥柱橫流隻手扶顛外示軒豁內宗剛明論大事決大疑磊磊落落儼然有不可奪之節陳復昌之奸邪誤國先知排擊者公之直也尹元老之陰慝媒孽深憂力排者公之忠也成子澤之交亂朝著直截論斥者公之正也尹元

(絶凡衙) 衙之擅弄威福終絶不阿者公之義也倡先發議

(請封 世宗) 請封 世宗爲他日社稷之計者乃憂國先見之

(忍楚不忍內聞) 智也 梓宮咫尺哀楚之聲不忍內聞者公之誠

也 錄乙巳

## 宋希奎

字天章陜川人 中宗十四年正德己卯登第

明宗乙巳以執義坐遞丁未付處高山五年放還

戊午卒

(見怪呼公) 公兒時受業於鄭佐郎衙朝徃夕返殆無虛日一日

値昏暝欲投族人家望門未及忽於松林中有一

老嫗似曾相識者呼公幼名狀若戲謔迫而視之顏面之大滿於籬真鬼恠也奮身直前欲毆之其形漸消退而顧見惟面掛籬上而已自少剛勇類此

和易果決

公雅尚儉素不喜華靡自里至顯家無長物凡歷五邑囊橐蕭然吏民畏愛莫敢欺眩故俱以治辨聞雖燕居必儼然端坐笑語不苟平居雖似和易至於臨事果決不疑

捕孔道以

公宰玄風也有賊數十百人嘯聚于琵琶山中刼掠行路寇亂列邑人皆患之莫敢誰何公別設方畧

悉捕其黨一境晏然旁邑亦賴以安牧商山時金

先準住于其境羅織無辜禍及奠豆公明辨曲直

惟義是從以故忤其丁未壁書之禍竟中含沙

忤金先準

中學一會

乙巳尹元衡李芑等乘時挾憾謀除尹任之黨以洩

私憤以樹威權先以 慈殿密旨誘脅金諫爲一

網打盡之計公時爲執義知其事機言於同僚曰

大臣誠有罪當顯戮之可也今聞內降密旨是豈

盛世事乎歛納白仁傑曰密旨之非吾當力論是

日兩司會于中學大憲閔齊仁極力勸行公曰我

則雖寸斬吾骨而碎之有不從也因曰尹元衡以

國元舅主張國論不能引尹於義反乃陰嗾國母
戕害忠良可乎今日必先去此人然後國是可定
矣座中如金磷孙先佑諸人同聲相應揚臂大
言大諫金光準畏懦不能開一言而罷一時憸小
之輩奔走偵探或潛形匿壁以聽其論議或變服
登墻以觀其行迹公自公退與家屬永訣而待罪
會時宰難罪言官只遞本職

金光準 閔齊仁 許磁

時滿朝風靡逢迎內旨金光準諂之以利曰惟我是
從共保富貴無疑也閔齊仁怵之以威曰爾何不
識時議而忌身禍忌如此耶許磁則曰內旨如此

庸可勉從公從終始心不肯循人雖斧鈇在前諸
賢駢首就禍而不少沮撓古之所謂富貴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者其公之謂矣厥後眉巖柳公之南
餞眉巖
下也公佩酒餞于路左金光準踵至而言曰甯等
若早從吾言今日之事必不知如此之甚也其無
恥如此

丁未竄高山也
丁未追論執義時事竄于高山縣居五載放還田
里優遊六十年自號御溪散翁以詩酒自娛

李霖

李霖
字中望咸安人　中宗十八年癸未登苐官至
辛卯

大司諫 明宗乙巳杖流義州丙午賜死

上劄論東宮火

己亥 東宮火時人籍籍指爲人火大司諫李霖上劄曰褻昵之漸易至騰凌忌克之禍終成厲階云云辭語太露識者憂之

霖與灌比隣

乙巳奸臣書於衆中曰霖素與灌比隣締結凡爲兇謀無不參聽及嗣服之初以 慈殿爲不可攝政其心之兇逆人所共憤公然發說殊無人臣之義

政不可歸女主

許磁曰前日會賓廳臣出休廳下李霖曰不知政權可歸於女主臣曰汝不思之甚也其將何歸霖曰何言之輕也臣曰汝雖拙我我不知乃所言霖

大臣之意如此

曰大臣之意亦且不然臣以此言欲顯劾而恐人
心驚疑只遞政書遞杖配義州

氷壺玉色

忠信人

鷺白烏黔

吾友李君仲望仁慎人也其爲內也氷壺其爲外也
玉色口未嘗有訾罵疾遽之言心未嘗有忤逆忮
害之萌貪於古而恍乎朋望之者悉消忿釋知其
爲忠信人也詎能一一致察流自涵養中然乎盖
其天性然也所稟於天者已得六七分加之以學
問鷺之白烏之黔日不能黑而不能浴雖欲自污
寧可得耶其在玉堂以心經一篇寄之與人爲善
之意庸可量哉人無是心雖言滿天下不過爲猩

李霖

猩生而死矣仲望無嗣篤學眷眷之傺無以記之
於羹墻間余亦喪兒麗澤相益之義無以遺之於
黃卷中是書不過為他日忠少窓壁塗巳可歎也
曹南寘題
心往後

羅湜

字正源號長吟亭安定人弘治戊午生以薦為
宣陵叅奉乙巳之禍杖流興陽移配江界丙午賜
死年四十九

從業尹耕叔
先生資禀英秀儼若神仙中人發言誘掖人皆竦動
教誨二夯某某為名士初從尹耕叔先生學與聞

右相箕宗室鍾城令球李一齊恒考德問業於其門皆得爲大儒

發憤己卯禍

己卯士林被讒竄極先生發憤欲抗疏陳理爲叔以書止之而止

猿亭慕齋松堂眉庵許可

崔猿亭壽城高亢少許可常稱之曰鴨江以東羅生一人而已金慕齋先生退去驪江常語門人曰甫見羅某否如曰未也則必勸之見朴松堂英丁酉更化初還京見先生語曰羅某非受業於人者也柳副提學希春修剌特訪聞先生談論歸必服膺居常問討不已

羅湜

副學公叔杏隱齋

乙巳忠順堂召對公之舅副提學叔與李晦齋彥迪並行而入晦齋謂曰今日死生決矣吾與子俱有九十老親當若之何副學曰身既許國何可顧他吾則已受教於母矣晦齋憮然歎曰有是哉母氏也副學入則極言奸兇欺誣狀遂被謫公亦並隷謫籍翌年丙午同日有後命

著紫行狀

公早遊靜菴門下聞性理之說所與交皆一時士流羣小輩固已側目而孤舟早泊之咏又桃禍機輾轉貝錦遂至於及盖如著絮之人行乎荊棘裏終不得免

貳於鳳城

當時奸凶等譏　上曰某等以宋獜壽爲領袖其心
貳於鳳城君公詩雖發於不平之鳴然非副學則
羣凶必不以籍其口雖有副學若無鳳城之譏則
上心必不至疑惑也
公天分絶人見識卓然知世道之艱務自韜晦不事
科擧間用篇爲參奉未幾棄歸然而名聲已振士
林間金慕齋朴松堂諸賢無不交口稱賞從遊者
日衆薦紳大夫多高仰之然公性平直好善疾惡
每聞同時道德之人慕悅不已其於憸壬待之甚
嚴論議臧否截然不可犯及副學公策名立朝志

陵上私語
易樹擇賢

節愈厲則媢嫉者固已爲之眈眈矣會乙巳獄起
辭連杖流昆夛遂並命嗚呼悕哉盖公於李樺之
評諸宗尚直不對而況 陵上私語與夫易樹擇
賢之説雖以世俗庸夫自知其不宜其謂公之隱
德高行處禍亂將崩之際而乃反昧此義耶舊序
以除小尹奉正統定爲公語是則不及詳外史之
過似不可以不之辨 長吟亭集序 朴南溪世采撰

羅湜隱德

羅湜能文章有節行隱德不仕 羅氏家牒

學小學近思錄

已卯士類敗後人家諱言小學近思錄一切禁子夛
不學先人少日受學於羅長吟湜曾見外家廢龕

中有小學四卷蠹毀散亂展看則知其學者之不
可不讀袖初卷詣羅公公驚曰你安得此兒朴来
耶流涕悼前賢之厄於先人因請學羅公甚嗟賞
之遂教小學及近思錄然勿令人知之 陽川覆就嵩

聞儺詩

長吟亭嘗有聞儺詩曰儺鼓鼕鼕動四閭東驅西逐
勢紛如年年聞汝徒添白海內何曾一鬼除結句

結句太露

蓋有所指而語意太露其免於禍難矣 芝峯類記

李若氷

字喜初號樽巖廣州人弘治己酉生 中宗八
年正德癸酉魁生員甲戌登第己卯以吏郎削

職丁酉復叙爲韓山郡守司僕正 明宗乙巳
奪爵丁未壁書之禍賜死

(李若氷上疏)
己亥四月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爲 魯山燕山
立後且論禍城之死罪狀未明請示悔悟之意
上召領議政尹殷輔等示其疏曰此三事人不敢
言而若氷言之至貴也嵋罪宗無名有一女置民
(予意復其職)
間已長而士族無與婚者予意復其職則其女與
士族婚嫁而追悔之意人皆知之若氷此論乃扶
植綱常之道也殷輔等回啓 魯山燕山不可更
(愼居寬等請朝)
議嵋之罪名不可詳知但已絕屬籍恐難輕議大

司諫愼居寬等文章論以凶慘悖戾請拿鞫 上
從之弘文館以求言之後以言訐言者有妨上劄
若氷乃得免 錄日月
洪男誣告 丁未良才驛壁書之禍公賜死公長子洪男甯寧越
後誣告其弟洪胤謀逆公之諸子及鄕居受業之
士皆陷大罪名士多辭連就戮洪男獨以告變得
洪胤娶尹任女 免盖洪胤娶尹任女故李芑等鍛鍊至慘凢辭連
不辨詞證並付斧鑕忠州一邑虀粉
請伸雪 宣廟庚午三公啓曰李若氷以乙巳餘賢落職材居
鄭彦慤誣造驛壁之書李芑日成網打之計以若
李若氷

氷連婚尹任至抃賜死籍沒冤痛極矣請復官爵
還給其籍沒（並乙巳錄）

李瀣

字景明眞寶人弘治丙辰生　中宗二十年嘉
靖乙酉進士戊子登第選入史局歷吏郎舍人
典翰直提學承旨大諫黃海監司忠清監司大
司憲　明宗庚戌下獄杖流途卒年五十五

處家歷
公德性寬厚器量恢弘友于兄弟其處家熙熙然子
婢僕有過未嘗形于嗔怒仲兄嫡早卒公取猶子
字撫視教訓至于成立其與人居藹然可親親舊

之急必極力而濟之平生無害人之心人望之知
其爲吉人君子 身退溪撰墓誌
不附安老 公立朝務自守絶不爲趍時附勢少嘗與金安老居
止接隣且有涉瓜葛安老當國屢相汲引公終不
受牢籠 退溪撰墓碣
李瀣杖流 李洪男上變之後忠州有猾民崔賀孫者欲乘時逞
術免罪冒功竊取品官等鄉會文書將上變成知
之捕告于官邑守李致報監司李瀣請罪瀣依報
刑推賀孫斃焉時洪男持服出入官府煩于請瀣
嗔之洪男嗇憾司諫李無疆亦嘗有嗛於瀣於是

洪男㗫無疆及其妻黨大揀元繼僉搆捏劾濫及
致指爲殺賀孫滅口護逆賊拿鞫致死杖下濫受
杖斃死流甲山行到楊州而死日月録

不顧李無疆

李無疆爲芭鷹犬與公嘗同仕史局要公見過公漫
應之屢過其門而不入無疆欲中公以說芭無快
已憤洪男妻凡元虎變無疆死交也洪男㗫虎變
搆公無疆喜躍倡兩司初奸公以私漏逆人土田
臧獲推覈無宗狀次發賀孫事猶恐其獄不成又
誣公與具壽聃相朋比獄事益急或勸公誣服則
可免公慨然曰僞服以求活不如死也自草疏欲

自草疏欲上之

上之推官畏芑不聽入墓碣

劾芑恕

瀣有時望乙巳李芑之除相也瀣爲大憲劾遞之此

獄芑宗主之物情痛惜日月錄

具壽聃黨

公平日不喜徵逐雖與具壽聃同年未嘗相往來壽

聃曾爲大諫欲擊去芑不果是年夏言者受芑指

論壽聃死無彊知壽聃所坐有觸上語遂指公爲

其黨以震激 天怒必欲虀粉而後已噫亦慘矣

林亨秀

他本作士秀

字士遂號錦湖平澤人弘治甲戌生 中宗二

十六年嘉靖辛卯進士乙未登第薦入史局賜

暇湖堂歷説書修撰會寧判官吏郎舍人掌令
司諫應校典翰　明宗乙巳出爲濟州牧使踰
年罷歸丁未賜死年四十四　宣祖朝復官

亨秀少登第能文章善射美風儀時稱國器以修撰
出拜會寧判官有時併日而食或日兼數人之餐
曰爲將者不可不如是習性也撫綏蕃胡得其心

鰲山歌

作鰲山歌以記北方物色盖屢百句行于世日月錄

有正郎撿下世巖

林錦湖亨秀氣豪才俊爲吏曹佐郎時有一正郎檢
下甚嚴值正郎出書其案曰憎憎此物孰胚胎生
世偏長厓下才絶穀當年朝不死既往僉正又重

来絶穀乃其宗事云正郎入見大怒盖加責罰曰

詩則佳矣芝峯類說

賜死

林牧使亨秀乙巳後爲權兇所斥出爲濟州牧使發船之日風浪不順雖舟人皆縮入不敢出頭公上舷橫走自此至彼數過而猶不止蒿工急抱之曰此外則彼生也何輕視也公笑曰唉我豈至此而死者乎未幾罷還俄有賜死之命揚揚若平昔引藥號飲有一奴飲泣進安酒公却之曰吾徒用罰亦不許安酒此何酒耶恬然而盡寄齋雜記

奴進安酒

丁未壁書之禍公初絶島安置鄭彥慤獨啓曰林亨

林亨秀

彥慤啓尹任黨

林馬殺彥慤

秀與尹任同里閭為爪牙腹心每曰尹元衡當殺
其與任同心可知也只為竄謫似歇 慈殿屢之
曰良才驛壁書見之者非一人而衡獨来啓林亨
秀罪同罰異予甚惟焉 命賜亨秀死彥慤後為
圻伯落馬一脚掛鐙不脫馬且奔且踏頭腦骨節
破碎而死人皆快之以為天道有知或云其馬本
亨秀所騎而立彥慤取之及是踏殺彥慤便歸亨
秀舊家而立彥慤家人殺之 日月錄
林亨秀以濟州牧使罷歸州本家未幾賜死禁府郎
馳到本州前例州官同進從殺時適牧使判官皆

有故梁斯文喜爲州教授進去亨秀出跪聽傳旨請入辭其父母而死慼而許之既入慮其難於訣別致延晷刻使視之則亨秀不復入內只於庭下再拜而出其子年未十歲召戒之曰愼勿學書既去復召語之曰若不學書則爲無識之人學書而勿應舉可也乃死（東閣雜說）

戒子學書勿應舉

尙氣槩

公倜儻尙氣槩踈宕自喜不拘拘小節然其卓行曠識非曲儒所敢幾談論超爽善於諧謔使人灑然傾聽至其嫉惡斥邪無少顧避其言凜凜刺骨終以是（文谷金壽恒撰墓碣）

林亨秀

問余快意事

林士遜奇士也少嘗與余同宿忽蹴余起曰君知世間有快意事乎余曰未也士遜曰我則有之大雪滿山着黑貂裘腰帶白羽長箭臂掛百斤角弓乘鉄驄馬揮鞭馳入澗壑則長風生谷萬木振動忽有大豕驚起迷路而走輒引滿發矢射殪下馬拔劒屠之斫老櫟燃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點滴據胡床切而啖之以大銀椀滿酌湯酒快飲飲至醺然仰見壑雲成雪片片如綿飄洒醉面此為快事也余聞之爽然其氣像之豪逸至今想像云溪集

胡人稱好人 姜知事暹朝京路遇進貢胡人盖近我國而居者也問通事曰你國林亨秀安在未及對胡曰亨秀好人也聞你國殺云然否通事無而應 東閣雜記

與退溪契深 退溪李先生與公氣味不同而契許特深每稱奇男子至晩年輒思之曰安得與士遂相對乎金河西亦傷公究死作短歌以棟樑材譬之 墓碣

讀歌想人 讀其歌可想其人英風爽槩真足以盖一世此真咳公唾之餘爾而譬如球琳琅玕入手皆寶呼亦才矣 申象村題鰲山歌後

## 林億齡

字大椿號石川善山人 中宗二十年乙酉登
第官至觀察使 明宗乙巳禍後棄官不仕
公学識有方處心剛直英氣發越文辭雄放遇事敢
捷平生少許可乙巳禍作其存百齡陰結權奸倡
禍士林公貽訓戒詩至切憤百齡不從棄官南歸
有詩曰好在漢江水安流莫起波及守錦山百齡
送原從錄巻公於山谷屛處作祭文以投火有詩
曰竹老遠逃削松高不受封何人與同調窮谷白
頭翁至今膾炙人口

錦江題詩

渡錦江時題詩船上曰有客携妻子遥遥指海南黃

昏来古渡碧水染新藍㨾㨾柳飛絮蕭蕭風滿衽
平生驚世句性癖至今耽世居善山後寓居海南
文章行誼迥出流俗（並潛谷舊録）

石川詩尚氣

石川詩尚氣不曲循規矩故放大筆作五絕窮紙之
多少往往有踈處其詩有曰天垂大野蒼蒼大鳥
度虛窓點點明又詠張汝弼草書帖曰此老胸中
百怪蟠雄如壯士挽黃間晴虹貫月一堂畫政好
林翁中夜看其九井峯詩曰人言九井上蓮葉大
如盤秋來生遠與青壁月中攀其尚氣可知（清江瑣語）

丁熿

字季晦號游軒昌源人正德壬申生 中宗三
十一年丙申登第歷兩司官至舍人 明宗乙
巳罷歸鄉里丁未壁書之變竄昆陽旋移巨濟
庚申卒于謫所年四十九

出孝門錄
公性至孝遭母喪與兄煨廬于墓側曲盡禮制燬過
毀滅身獨居終三年又爲兄制麻服期 中宗聞
其孝悌特命增秩褒奬

輟魂殿香火
中宗新陟 明廟以大君遘疾自內拘忌欲輟魂殿
香火大臣迎合公獨進言曰自 上聖學高明豈
不知謬戾之甚而且順—

懿旨其於修齊如何　仁廟爲之改容亞乙巳錄

仁宗春秋已高無嗣羣姦倚　母后介夤以貪天功

遊絶李中悅

中外貿息一日正郎李中悅謂公曰凡卧夤及古

今通義　聖上百歲後誰敢有異意而有人探

內旨煽動危言亂將作矣公遂絶其人不復往来

然其人所言宗爲士禍根本

昭陵例

中廟陵𥠓引唐家昭陵例不改其舊爲公曰文德后雖

先葬昭陵其宗乃太宗壽陵故不改也尊可統卑

而卑不可援尊議遂定既卒哭　上猶不董桂廷

二三大臣不任其責

丁熿

臣爭不得有欲令外戚入內敦勉以冀萬一公曰

考異公正後白繫

仁廟執喪踰制日就難全廷臣泣請有議特推入外舍以冀動
萬一者公獨奮然曰所議苟且無謂問君父候一二大臣誰阻
乎其入而必借乎彼哉當初尹任入侍之議爭之不得禍終難
悔見幾之明論事之正多類此當疑擬闕

主上一國臣民所共仰戴何爲
出此言也圭菴懇謝錄已

請密藁
仁廟不豫公危厲追切請入藥房察視湯劑有以例
不可者公曰許世子不嘗藥聖人書以弒君遭變
事而不知權者必蒙簒弒之誅況在今日但委之

醫官可乎

七月上昇遐　文定聽断欲以翌月葬臣下莫敢（抗疏渴葬）以為言者公以　兵曹正郎抗疏曰諸侯五月自有定制如此然後事力舒以情文備今梓宮未乾無故渴葬不顧不慊之嫌可乎不報尹潔繼其疏曰大行之臣惟丁某一人而已（大行之臣惟丁某）（並墓碣）

明廟幼冲不親萬幾秉機俑禍以快其喞者攘臂而堵立雖公心迹昭然氷炭之勢不自相容丙午罷歸南原削奪官爵丁未責以鼓煽浮薄與盧蘇齊連名貶竄（丁未貶竄）

丁熿

宗室耆老二三大臣不任其責而顧彼之欲借哉

并宋尤菴時烈撰墓碣

不待請停啓

公與圭庵宋公久同金憲動相契合朝廷倚以爲重

尹任除秋官長公與同僚論之公適在告不待完

議而停啓圭菴仕罷即訪公曰今日停啓終未免

爲 上許公曰 主上一國臣民所共仰戴何爲

出此言也圭菴慙謝 乙巳錄

請入藥

仁廟不豫公危厲迫切請入藥房察視湯劑有以例

不可者公曰許世子不嘗藥聖人書以弑君遺變

事而不知權者必蒙簒弑之誅况在今日但委之

醫官可乎

七月上昇遐 文定聽斷欲以翌月葬臣下莫敢以為言者公以 兵曹正郎抗疏曰諸侯五月自有定制如此然後事力舒以情文備今揩官未乾無故渴葬不顧不慊之嫌可乎不報尹潔繼其疏曰大行之臣惟丁某一人而已 並墓碣

抗疏渴葬

大行之臣惟丁某

明廟幼冲不親萬幾秉機僞禍以快其御者攘臂而堵立雖公心迹昭然氷炭之勢不自相容丙午罷歸南原削奪官爵丁未責以鼓煽浮薄與盧蘇齊連名貶竄

丁未貶竄

考異 公正後自警編

仁廟執喪踰制日就羸全廷臣泣請有議特推入外舅以冀動萬一者公獨奮然曰所議尚且無謂尚君父候一二大臣誰阻乎其入而必借乎微哉當初尹任入侍之議爭之不得禍終難臨見幾之明論事之正多類此雪壑撰閑

醫官可乎

抗疏渴葬

七月 上昇遐 文定聽断欲以翌月葬臣下莫敢以爲言者公以 兵書正郎抗疏曰諸侯五月自有定制如此然後事力舒以情文備今梓宮未乾無故渴葬不顧不懷之嫌可乎不報尹潔継其

大行之臣惟丁某

疏曰大行之臣惟丁某一人而已 並皆基 嵎

明廟幼冲不親萬幾秉機偏禍以快其郤者攘臂而堵立雖公心迹昭然冰炭之勢不自相容丙午罷

丁未貶竄

歸南原削奪官爵丁未責以皷煽浮薄與盧蘇齊連名貶竄

丁熿

公立朝言論必據經義當初尹任入侍之議爭之不得禍終難悔見機之明論事之正皆此類也

元衡私覘

尹元衡欲航公於禍令尹春年力勸公見已其人日來反覆以禍福爲言公終不從元衡雖不營救猶未忘公其在謫所亦托私人之往來島中者以覘公意有一人道其問訊請捧一字歸報公牢拒曰我朝夕待命豈敢相累其終始不肯自玷如此謹錄

南冥上疏

公雖流放痛念時事嘗草疏極論曹南冥往見之力止而不果上

公天資近道以孝悌忠信爲立身之本常制同堂異室之規聚族而居焉有以其行通考負暄錄各十卷既而曰此枉費工夫不若潛心聖賢之學專用力於本原而躬踐履之宗盖公先有此深厚根基而以春秋爲用故權經皆有所據不爲郢書燕說之歸是可以爲法矣并墓碣

負暄錄

季晦性迂拙事父兄孝友素多病服　仁廟喪七日食粥朋友勸用權不聽國有非事必力爭不諱然不以訐爲直海東野言別錄

七日食粥

鄭道可問于舍人熿以眞西山仕於理宗朝爲疑此

丁熿

是發前儒之所未起盖史彌遠謀與楊后擅立理
宗而廢置太子理宗既立又從而殺理宗寧獨
無罪西山之立於其朝何也退溪先生荅曰史彌
遠鄭清之廢立之悪固天理所不容但濟王未登
極彌遠禀太后而廢之理宗之罪不可以臣弑君
論斷此西山鶴山所以臣事而不起也然是時傳
伯成楊簡召而不至是則更快人意耳

李湛

字仲久號靜存齋正德庚午生嘉靖辛卯司馬
中宗三十三年戊午登第歷翰苑玉堂賜暇湖

堂　明宗乙巳削官丁未壁書之禍竄楊山辛
亥放還　宣祖朝甄復拜應教承旨大司諫忠
清監司副提學甲戌卒年六十五

何物非分內

公初從處士柳藕受業及爲慶敬齋世仁之婿師事
敬齋受小學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勿與爲友益
發憤期於有成嘗曰大丈夫生世何物非分內事
學問之外醫藥書畫天文筭數射御靡不致意平
居未明而起焚香端坐終日披書考証搜輯日有
程課鉛黃朱墨未嘗虛手

深敬徐花潭

徐花潭來遊太學頹然若一野夫公獨加深敬 並乙巳錄

李湛

乙巳削作

甲辰冬拜持平與同僚駁遞李芑相乙巳李芑鄭順朋等告尹任罪士類多被搆陷十月芑陰嗾大司憲㑺輔漢傳致公罪賴掌令李天啓堅執不從得免翌日芑啓曰李天啓李湛等罪與金儲同乃削奪官爵 潛谷舊錄

丁未謫梁山

丁未秋鄭彥慤進良才驛壁書加罪乙巳諸人公亦謫梁山命下擧家蒼黃公恬然諸大夫人厠諭以行在道無幾微見於言色押去金吾卒爲之歎服至貶所搆茅舍處其中以探討經史爲事學者來問講論懇至成就者多

辛亥順懷世子誕生蒙赦放還杜門屛居訓誨不怠

明廟末年權奸既黜究柱將雪 命給公職牒有

客來賀且曰先生何無喜色公曰何不喜脫罪籍

而復官爵何不喜

辛亥復官

丁卯秋復入玉堂爲應教 宣廟嗣服之初入對首

陳堯舜禹相傳心法孔顏授受克己復禮之日未

幾改司諫懇懇以擇師儒爲言繼之以己卯士林

之禍趙光祖寃死之痛請依宋朝故事贈官雪寃

因極陳我朝士氣始摧於成三問之獄中毁於燕

山朝幸而己卯諸賢稍稍振起終未免讒邪之斬

丁卯復入玉堂

李湛 罕

伐自後人皆以小學爲大戒猖披相尚無復儒道

振士氣

皆習不改危亡迫至今日之務莫急於振士氣士氣一振人心自正而　祖宗基業可以光大矣

備陳李退溪賢

公嘗入對丕顯閣備陳李退溪賢德願終始信任盖以退溪辭朝既久眷顧稍弛識者憂之故也

善人小過

庚午冬爲大司諫有欲論舍人吳健秉馹越境之罪公以爲善人小過不必彈擊竟不從

讀書好人

公既好讀易沉潛玩繹得之則書之於冊不得則思寢與食如此者二十年又得余守愚所注經世書外篇潛究有得抄而成書間附己意後徐花潭集

法與之搃合裒爲一帙名曰靜存堂讀書錄朱又

靜存隨筆

注傻湖啓蒙翼傳外篇輯成一書名曰靜存隨筆

退溪先生與公論疑往復簡札相屬學者從洛中來

爾見靜存乎

必問曰爾見靜存而來乎并乙巳錄

公逝矣

甲戌病篤斂容正儀如平時呼子弟問 仁順王后

遣祿聖候子弟方欲荅而公逝矣潛谷舊錄

天分豈弟

公天分豈弟明快內外單盡不爲表襮口絕虛夸之

言身無矯飾之行順境逆境受無異人譽人毁不

入於耳其立朝爲全諫侍從不可謂不盡於言而

已卯之後人心沮衰怠緩自私不以國事爲意者

李湛

罡

久矣雖有至誠陳說不得發之於政録乙巳

閔起文

字叔道號櫟菴驪興人正德辛未生嘉靖庚寅司馬 中宗三十五年庚子登第薦入史局歷弘文正字修撰校理乙巳以持平坐罷貶開城都事丁未謫林川辛亥放還乙丑起廢拜檢詳舍人輔德應教典翰直提學副提學承旨大司諫大司成官至黃海觀察使甲戌卒年六十四

公弱冠中司馬聲譽藹蔚所交遊皆一時勝彦有陳宇者與公齊名金安老聞公一隊有名稱欲令

與陳宇齊名

出其門下遣其子請文公及諸友不肯引接宇當
斥言其悪安老御之次骨嗾其黨論以謗訕文致
若治逆者鞫於殿庭宇慷慨對簿巳嘗言安老罪
竄鴻山
悪不預諸人事遂置宇極刑餘并流竄公配鴻山
三年安老誅即放還 金清陰尚憲撰墓碣
中學一會
乙巳公爲持平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承權
奸風旨倡會中學稱密旨將論尹任公與執義宋
希奎司諫朴佑光掌令鄭希登李彥忱持平金磻
獻納白仁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等同辭奮然曰
巳卯之禍言之慘矣尚復忍踵衮貞爲耶竟不從

而罷於是鄭順朋等夜聚于光化門外詰朝詣政院上變有忠順堂引見之擧命竄尹任罷柳仁俶遞柳灌公暨宋希奎諸公以爲當主少國疑之時因胥人煽動之浮言罪大臣而禍士林決不可爲也

引避至再既三人幾而大禍作公出松都蓋坐此

丁未壁書之變公謫林川辛亥順懷世子誕生遇赦而還久處散地有一題者謂公曰瑞原常稱乙巳罪籍中人如公輩不可不甄錄因勸公往見瑞原即元衡之君號也凡三發言而公終不荅(并李白軒草契)

撰墓碣

乙丑朝廷改垂簾政賜環清流起公爲師儒於是公之謫廢已二十年士林聞公来無不懽忻相慶冀其大用有戚里新貴陽浮慕之假手談迫欲要公爲客使習於公者通慇懃公一往出爲延安府使

出爲延安

拜大司諫移大司成會吳健奉使湖南兼傳越疆言路糾劾時健驟得時譽最公主其論頗恨之右健者從而齮之久擯散地

吳健恨公

公天資端雅持論勁直少負重名士友間論正人端士宜居諫諍論思之地者必推公爲先不幸當權

天資端雅

奸用事之日荐遭坎窞桎梏湖潭瘴癘之味靡所
不更而松栢之操薑桂之性百折不挫終始爲公
之屈伸識者以公位不滿望壽不滿德用不究材
爲千古恨 幷清陰撰墓碣

金鑾祥

字季應清道人 中宗三十二年丁酉登第
明宗乙巳以正言立異於中學一會坐罷丁未
壁書之禍安置南海丁卯移配丹陽後放還
宣廟朝復用官至大司諫

齊仁撰 識

金鑾祥嘗以正言在家大司憲閔齊仁在洞內年紀

絶高而善類誅殺之後自知爲年少淸論所不與
常不安於心一日赴任歷八公家先投名啣俄有
一少婢持而出曰方梳頭姑立門內閔大懟恚即
還家歎曰我爲人所挄不忍一朝之死終見辱於
隣里少年尚誰咎哉 寄齋雜記

劾朴漸

朴漸拜正言李相浚慶謂大司諫金鸞祥曰朴漸不
可居淸要鸞祥亦聞漸多過失欲與同論劾同僚
驁拒之鸞祥曰我爲長官不能取信於人當自劾
乃詣闕啓曰朴漸浮淺好議論爲儒生時非議政
事交結朝士此人不合居淸要故欲與同僚劾奏

而同僚不聽是臣無狀不見信於僚屬也清遴臣
職上不允而臺官以鸞祥爲非効遴之漸不自
安辭疾不拜

或訂斷 一成疾

鸞祥既遴士頗多尨其謬啓鸞祥曰我二十年竄謫
今蒙聖恩一身尚不自惜况恤其他只恐朴漸以
虛名誤事故奮不顧身而効之耳且非獨我意有
識者亦言漸不可用我之此舉只爲國家耳鸞祥
未久以疾卒或以爲見忤於士林鬱鬱增疾云并石潭日記

金希奉鳳祥與弟龜祥鸞祥友愛篤至嘗告于母曰

鳳祥龜祥同居一室

吾家既無姊妹兄弟三人赤心相孚其於同居有何難乎毋金氏喜而勉之於是相約爲同堂共爨日用百需莫不與之均一家人不敢專一物以自私焉東閣雜記

金磷

字學先世弼之子 中宗三十四年嘉靖己亥登第歷吏郎持平 明宗乙巳削爵丙午賜死 宣祖庚午復官

中學一會

乙巳密旨之下大憲以下會于中學長官發曰今之二三大臣爲 慈殿所疑有密旨若不先發其端

金磷

禁亂吏
執慈
殿問安
婢

賜死

金妾守
節

深恐貽禍國家持平金礲曰忠賢魚肉其基於此
又踵袞貞所爲手壓中皆憤然不從而散紀年通攷
傳旨金礲段賊任至親與其子興義交親同處多受
豢養之恩任之凶謀無不與知當 仁宗病革之
時危疑之際以臺諫至送其亂吏于闕內使執
慈殿問安婢子其情極爲凶慘又兩司會議于中
學之時極口尹任無罪力排公論欲護賊任之事
人皆知之至今憤鬱罪關 宗社無異於羅湜輩
賜死籍沒
礲之妾當初散髮將過三十年至今素食不廢不梳

尹潔

字長源號醉夫南原人　中宗三十八年登第賜暇湖堂官至修撰乙巳冤死

尹潔能詩性高潔不混俗流　明宗嘗賜陳復昌藍段帖裡且　御書四大字賜之復昌以　御書作屛遂開大宴一時名流皆會潔方直玉堂復昌以其腹心替直而邀之潔至連倒三四觥陽醉不省即嘔吐於復昌之賜衣而出復昌拂拭之曰孰謂長源無量今見則是五杯量耳意深御之人或謂

藍段帖

陽醉嘔吐

飲具思顏家多僞詩

復昌知此復是顏書也

潔公宜往謝潔曰奸人之酒不可留於腹中賜衣不合於其身故吐之吾何謝復昌聞而切齒（休窗雜纂）

潔嘗往飲綾原尉具思顏家旁後與友人步往山寺路經思顏之門見潔奴持馬在門知其會飲謝友而入潔方與思顏對飲忽見後到大喜劇飲仍留連屢日醉中言多觸諱至曰每思安名世涕淚沾衣坐客有傳於陳復昌復昌遂見思顏曰某日尹潔兄弟來君家有何云云思顏初諱不言復昌作色曰然則君亦同謀吾當告變若將赴闕之狀思顏遂乞命盡言其狀且曰醉中之語不可取信復

昌不聽却令思顔自告鞫之無宲狀復昌曰知浚喜
酒且夛㘹招金吾卒素善於浚者給美酒[illegible]壷以

醉尹浚誣服

誘曰獄體將觧伯進賜行當放出且酒消杖毒勸
令痛飲遂大醉乃至誣服將刑刑者索價揆使妻
不與刑者施刑極其慘酷聞者衆之潔付處北道
僚友送之東門潔爲詩以別而又有觸諱復昌更

潔死

告還鞫至八次而死（日月錄）

夢作詩兆於死

潔嘗夢作詩有海日孤舟千里暮數聲長笛水雲秋
之句未數日禍作人疑竄謫之兆死於杖下世悲
之（休窩雜纂）

尹潔

泛舟惝怳

潔之乾因也適會書堂諸人泛舟東湖神色惝怳飲數盃如不堪耐衆皆謂之曰醉夫五盃量驗矣俄而被收日月錄

# 國朝名臣行言錄後集卷之一

## 白仁傑

字士偉號休庵開城人移水原弘治丁巳生嘉靖辛卯生員丁酉登第乙巳以獻納儒啓丁未壁書之變謫安邊辛亥放還退閑二十年至乙丑元衡敗死後歷校理直提學大司諫大司憲庀至右參贊己卯卒年八十三

仁廟之初立也士林興起臺諫欲啓雪己卯之冤其啓辭有曰己卯之士無非正直之人白仁傑時爲持平請抹其辭同僚或有怒變色者曰此言何以

白仁傑

可抹仁傑曰君上不可以一毫欺也己卯因多賢
士宣盡正直之人辛薦舉科革罷後復命再設入
科湯者亦正直之人守此指金明胤也後仁傑見
明胤曰公是千百億化身人以為的論石潭日記
順明等面對罷尹任後等獻納白仁傑獨啓曰自上
取政事雖微細之事當光明正大今者尹任事當議
于院相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相
直啓以定其罪定罪則是而其所以罪之者大失
事體後日奸細之徒必因此端而得志況罪人必
正名定罪然後國人皆曰某人以某事被某罪也

尹任等三人之罪只曰遠竄罷職遞差而無傳旨
辭緣亦非國家法典之常也尹元衡受旨之初當
防啓曰如此秘密之事使他人處之恐有後弊況
以至親承順爲之弊將難救云則上無處事之失
下無貽弊之患而邊自相通于宰相使國家大事
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推考閔齊仁金光準以尹
任論啓事議于臣等臣等以爲國有大臣六卿此
事不出於此乃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齊仁亦以爲
然遂不論啓此則可矣而元衡之失面對時不啓
亦爲非矣況閔齊仁以憲府長官聞密旨之下奔

白仁傑

走宰相之家有同傳令軍卒是雖出於爲上憂勞
之心而臺諫之體則掃如矣執義宋希奎司諫朴
光佑等與臣所啓之意相同而不即決啓徒煩辭
避未免遂迯之跡非所以盡言責者齊仁以下請
並遞者曰蓋言事於宗社切迫不得已之事也啓
意與朝廷議處因命招六卿以上傳曰向仁傑假
託以正庇護逆賊使深憂國事者不得自安先罷
因禁府推問大治宋希以下並罷職尹仁鏡等回
啓臺諫以言得罪則士氣摧沮請恕且愚衷不允
仁傑原情入啓後因兩司啓命勿推放送石深日記

丁卯七月以白仁傑爲弘文館副校理 此下見經筵日記

庚午兵曹叅判白仁傑上疏大意 此下見上同

是時李浚慶權轍洪暹爲三公轍暹本以庸才致位惟浚慶稍有時望但才識不足性又高亢無下士受言之量別無建白士論非之浚慶亦不自安與士類不協大升奇發憤棄歸士類惜之仁傑欲調劑語人曰吾欲見 上盡言之聞者恐反致 上疑有朋黨力止之洪暹謂仁傑曰我作相何如若有可相君者可効我仁傑退曰退溪若來則洪暹之位論遞何難仁傑以忠直自許學力不足精神

白仁傑

已衰 上雖罷而不用士類亦不向或勸引退曰
吾感聖恩未忍決去仁傑之疏既發 此下見上同
九月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白仁傑卒 此下見上同
辛未歲被人言歸鄉窮乏京畿觀察使尹根壽啓
其狀 上命給食物仁傑上疏謝恩因請以趙光
祖從祀文廟 上不允仁傑雖不能下學問之功
而每與成渾李珥論學雖耄而不廢珥每曰白公
之識見雖八十之年矻矻論学不談他事者已
此人也仁傑與珥先祖李滉優劣珥曰論其資禀
則静庵絶勝矣語其造詣則退溪為優仁傑掉頭

搖手曰大不是退溪安敢望靜庵乎厥後仁傑薦成渾李珥可大用而珥有輕學之病云人或尤之仁傑曰渠短靜庵擬以退溪之下吾言云然仁傑憂國之誠至死不變而才非適用只喜慷慨之論而已成渾嘗語人曰白公之才比於圍碁則有時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亂着非可倚恃之才也 上同

白仁傑老不任事雖在京士大夫不之重仁傑不以此掛意祿米騶直皆歸之道峯書院命駕往來宿留以寓景仰之懷至是疾篤 上聞賜醫藥及卒下

白仁傑

嶔曰賢寧卒遊予心雋痛弔賻加厚仁傑高邁疎曠慷慨有氣節卓然志不在溫飽初師趙光祖景仰心服終始如一自乙巳之難冒萬死抗危言他人莫敢先直聲振乎一時姦黨亦憚不敢肆其怨同時得罪者竄死相望而仁傑止於中道還配五年而放歸田里雖積年困窮而未嘗挫志晩際登庸雖復齟齬而忠義之心白首不渝因事獻替必極其意年踰大耋猶講學硏究晝思夜索非性命之書不讀處家貧儉服食麤疎凝塵滿席而不屑也上重其風節褒始眷顧不衰官廩賓饋

白四皐仁傑曾受業於慕齋及以翰林見羅求爲驪州教授嘗往慕齋門下厥後每語乙巳忠順堂面對之事曰晦齋具時正合不叅其對而一死而已何忍與李芑輩一時同對乎慕齋若在世則有死而已決然不叅於其對也 月汀漫筆

白叅贊與許磁爲僚[卌下] 見楓話涪溪記聞

白仁傑拜南平縣令爲老母日設宴[卌下] 見上仝

幼穎異孝友出天[卌下] 見尤庵撰神道碑

知靜庵爲世儒宗委己而師之就其宅傍搆書室未幾靜庵被禍公痛斯文之不幸入金剛山歷年乃

白仁傑

還斗淸撰行狀

與慎居寬爲友一日謝絶交遊閉門静坐書九容九思於座右居三月慎公見而驚曰君容貌辭氣大異昔時何修而致是乎 上同

拜楊州牧使治化大行民皆户祝歌曰白雲之白與君同白心乎愛矣胡爲不餘立碑頌德 上同

仁順垂簾時公進曰嗣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可以久聽國政 仁順不悦未幾撤簾 上同

戊辰秋自仁傑歸坡州仁傑學術麁疎而喜於敢言嘗語人曰奇大升果於自信必誤國事議論以外

戚安可預政令之士類大抵皆義謙門客外戚之
權不可太盛聞者疑有攻擊之意或誤傳仁傑將
去奇沈於是士類譁然以仁傑為嫉賢仁傑乃棄
官歸石潭日記

己卯上疏言搢紳間有沈義謙金孝元分黨之說涉
於義謙謂之西涉於孝元謂之東駁論薦用無不
指為私情臺諫銓官不能措手為士類者雖欲慷
慨論劾恐上疑其相攻擊下疑其所已令日可用
之士皆入東西之目亦不可盡斥東西以空朝廷
必須調和使之同寅協恭又言趙光祖功德宜從

白仁傑

祀文廟又言飭邊備修軍政籍先械論西北山戎南邊海寇事疏凡數千言 上優荅之令政院謄出一本入內備覽焉 宣廟寶鑑

鄭惟吉

字吉元號林塘光弼之孫 正德乙亥生 十七中

司馬 中宗三十三年戊戌登魁科賜暇湖堂

歷吏郎舍人直學承旨副學大憲庚申擢陞禮

判典文衡除慶尚京畿觀察使吏兵判右賛成

宣廟癸未拜相至右議政戊子卒年七十四

尹元衡當國倚東朝擅甚威福已出入莫敢忤爲其僞妻

子求婚峻却不納 神道碑 墓碣

鄭汝立陰鷙暴感衆畏其口側目視之嘗於延中極

詆大臣之異己者緒爲獄撼計左右無能難者公正

鄭惟吉 詬斥之及設同宗會有欲毀汝立者公不許後反

惟吉送族誅人始末甚明上同以名家子弟少有文名且風度有長者氣像非
朴承俊金貴榮輩而以壬戌間李樑既罪惟吉與
文衡性柔不能自立頗循樑意欲引樑居文衡故
士類賤之兩司駁遞吏判石潭日記
年七十八賜几杖謝箋云意絶立黨誰信大防之孤
忠訃熟歸田欲全歐陽之晚節士林傳誦以為公
之心跡於此可見神道碑
嘉靖庚申大提學洪暹辭免因自代薦禮判鄭惟吉
知事尹春年同知李滉林塘十六圖退溪十二圖
滄洲五圖領相尚震指滄洲名曰此大少郞圖之後

日以首薦多圈林塘拜大提學 月汀漫錄

鄭林塘嘗於夢中得夢隨魚鳥入江天之句後築亭於東湖名曰夢賚亭有詩曰白首先朝老判書閑作隨分且安居漁翁報道春江暖未到花時薦鱖魚後入相夢賚之稱似有徵焉 芝峯類說

鄭惟吉

有今日正頼此耳渠發言而不澁則必獲我從之則吾平生讀書棄之矣（蒼石李埈撰行狀）

配珎島島俗初無昏禮閭人家有女子則不通媒妁而露兵刃相殺殼先生諭以禮讓婚媾有儀來風遂絶（上同）

丁卯十月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此下見經筵日記）

丁丑六月　恭懿王大妃不豫（此下見上同）

盧相國守愼乙巳名流也謫珎島二十年　明宗末年量移　宣祖踐阼徵入館閣未十年置之端揆眷遇極盛爲文章奇健爲一時領袖其在海島所

作詩多警絶膾炙如別弟詩曰日暮林烏啼有血
天寒沙鴈影無儔咏事曰物議當年定人心後世
公等作可見其全體矣 晴窓軟談

韓胤明字士泂有時名教授生徒 宣廟潛邸亦受
業焉胤明因論經義每稱盧蘇齋之說 宣廟問
是何人胤明言當今大儒因非罪放海中 宣廟
傾心已久及卽位錄用舊人之在籍者蘇齋以典
籍還朝七年而入內閣明胤先容之力居多君臣
相遇豈偶然哉 涪溪記聞

盧蘇齋守愼謫珎島 見國彙[illegible]論 一夜月明蘇齋使
盧守愼

童奴吹笛守白罪人安得宴樂四其奴 宣廟朝穌齋大
用其人遂坎坷終身 悟溪記聞

盧穌齋謫珍島十九年人定而寢鷄鳴而櫛冠帶端
坐終日儼然一以小學自律聲聞彌高有安石東
山之望 宣廟即祚收召賢雋公起徒中七歲而
入相府公論翕然爰立之後一無所建明時有混
世諧俗之事士林大失望 悟溪記聞

盧相國唾可用於睡 見國朝大臣名臣錄系作高雜

穌齋嘗與陳復昌 見國朝彙纂名臣錄系芝峯類說

穌齋謫珍島時有詩曰天地之東國以南沃州城外

數間廬有難赦罪難醫病為不忠臣不孝男客曰三千四百辛生年乙亥丙辰慚汝盧守愼將無辭補洔公移底事堪一時稱誦不應膾炙而句語未免優體詩可易語哉毋公乙亥生而丙辰年作此詩故云客曰三千四百盖言謫居歲月爾 芝峯類說

蘇齋於仁廟在東宮時為右司書晩年祭孝陵詩曰廟表全心德陵名百行源衣裳圖不見社稷欲無言天靳遐年壽人含萬古冤春坊舊僚屬惟有右司存可謂一字一淚矣 上同

嘉靖癸卯殿試尹長源同入場見其表曰此非所長

盧守愼

而乃能術製若出榜庭作壯元 月汀漫筆

盧守愼居喪疾劇 上遣醫藥救療守愼上疏哀謝疏末陳六戒條曰臣猶有所憂者憂 殿下所務之如何耳務討文義訓解而不務求義理事實務察政事瑕纇而不務立治道治法務攬權柄而不務合於人心務循前例而不務斷以古義務悅諂諛而不務正直務喜才藝而不務重德識茲六者臣病中過憂之也 上若曰病中陳列愛君之忠可知矣予當服膺自省 宣廟實錄

辛未三月以盧守愼爲大司憲 上素聞其賢特命

陛拜守愼懇辭不獲將南歸省母　上曰卿不可
一日不在予左右將母上京以全忠孝可也因命
慶尚列邑發輸俾護其母上京其母本居漢城以
上來爲喜故守愼不能辭退時李滉已卒重望在
守愼而　上只加恩寵無共理國事之志守愼所
言多不用守愼亦劍於前禍不復以行道自任士
林猶以隨人在朝倚而爲勢矣 石潭日記

當在下

李珥見盧守愼曰時論紛紜公何不鎭定守愼曰如
我者何能鎭靜珥曰公不任此則更待何人守愼
曰公不可退去此言正是須向諸公明言之可也

盧守愼

上同

寫在上 李珥見右議政盧守慎曰沈義謙金孝元皆士類非
邪正之可分當兩出于外以鎭定大臣當經席啓
達守慎起之曰安知不益致擾亂乎及諫院劾啓
吏曹守慎起義謙之勢偏重乃白 上曰沈義謙
金孝元互言疵累因此人言囂囂恐有士林不靖
之漸此兩人皆補外爲當 上曰兩人互言者何
事耶守慎曰互言平日過失耳特旨授孝元慶興
改授富寧義謙開城留守出孝元之後許曄左其
輕發守慎恐士林起之乃對曄自明無偏黨之心

失誓重復識者笑之 上同

辛巳丁內艱廬于墓側澌毀幾不保監司上聞 上
遣承旨宣旨從權又屢下書令返魂于京先生不
得已奉几筵入洛時領左相皆遞入上宣諭曰卿大
臣也不可膠常規卿其卜相以進鄭惟吉遂入相

行狀

栗谷卒踰年乙酉六月領相守愼曰朴謹等元三人
顧賜寬宥三臣若或罹霜露恐有後悔 上顧謂
大司憲具鳳齡曰三臣言珥臣奸珥果臣奸乎其
直言之對曰珥雖不爲奸固輕率人也自是已見

盧守愼

不聽人言本心雖不誤國使之為國則終至誤矣文章則有之守慎曰玥喜人侮己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雜以俚語浩汗不竭矣未久三竄蒙放 浩溪記聞

備忘記領府事盧守慎甲申冬在政府以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進無非奸賊安有如此大臣乎然此不過知人不明或為匪人所誤亦不可不譽朝廷從公論處置三公啓曰盧守慎一聽時輩作美反自薦舉罪固難逃及其變生之後猶不待罪惟以歇後數語泛然陳啓其衰耗昏謬甚矣然

不過知人不明為一國氣勢所壓也守慎四朝舊臣老病已甚命脉如縷示以寬恕恐合事體兩司請削奪只命罷職 朝野記聞

奉親色養仕退還家即着短衣入廚舍躬執爨具甘滑以進雖至達官未嘗廢也 松窩雜記

穌齋以為返魂雖古禮我國居廬亦是好風返魂則妻子混處忘哀時多喪紀毀敗大可不也嘗侍經筵力陳返魂之非 月汀漫錄

自 上問賢才穌齋對曰李珥許曄又薦李具可大用自 上又問可為大提學薦李珥李山海具鳳

盧守愼

齡 上同

寡悔問余學問曰李復古庶幾也寡悔年可三十時事追思之可謂見得早也 許曄前言往行錄

盧穌齋自海中還忽爲禪學退溪大駭亦不能與之辨時以詩句挑之而穌齋又答之甚峻自是爲道學者間雜禪學實自穌齋啓之真如朱子之時忽出陸象山也 澤堂集

宣廟批先生策曰韓柳文章程朱議論 趙龍洲與穌齋集敍

鄭宗榮 靖憲公

字仁吉號恒齋正德癸酉生庚子司馬 中宗
癸卯登第薦入翰苑歷校理應教關東嶺南湖
南關西四道觀察使承襲封八溪君 宣廟朝
拜吏兵判官至右賛成致仕巳日卒年七十七

為校理副時陳復昌為副提學嘗因宣醞乘醉切責
復昌之所為遂罵以巨鯨言甚剛直傍聞莫不悚
懼而陳昌素敬公不敢加之以怒 聽天沈守慶撰
行狀

壬戌授慶尚監司時尹元衡切屬及門客為守令特
鄭宗榮

勢貪饕元衡爲殷盛饒而托之公不少撓悉置之
殿又有妖僧楠內旨伐　仁廟脂峯樹木殆盡公
亦嚴治致之於死　內殿震怒命逮之三司交章
太學陳疏得伋行狀

元衡之妻公之孽三寸叔母也元衡柄國舉世攀緣
奔走公獨毅然不附終始一節當乙巳禍元衡初
不知公之心而只緣姻婭之厚招與論議欲使參
衛社勳公佯若不解聞元者衡怒屢欲中之禍在
朝夕元衡妻毋滂泣不食而責其妄同汝欲害吾
宗孫何面目見泉壤公祖允諒於地下乎賴此得全行狀

爲副應教與廩謹選 明廟錫宴賜樂及燭教以奬
勸之意 內殿亦賜樂壹 潛谷舊錄
癸卯以關西華弊拜公爲觀察使到任撫綏補弊蘇
殘又訓誨文學設印書局又立書院于平壤數年
之後登司馬文科者接踵 行狀
丁丑秋 仁聖不豫公以內醫提調方盛熱藥爐回
擁入不堪其苦公不脫冠帶終日不怠 行狀
壬午請致仕不許書題詩曰周流六郡今成老端合
田園退着從又題韋世康之言曰祿不須多仿滿
則止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行狀
鄭宗榮

以鄭宗榮爲議政府右賛成時西人不得列于顯班
故流俗充斥于公卿之位賛成有闕 上命以正
二品擬望吏議曹于大臣則正二品無可陞者乃
以宗榮及金貴榮應命憲府劾宗榮才器短淺素
無物望前在騎曹已被人譏不可抜擢諫院亦啓
曰宗榮器量狹隘才智淺薄曾判銓曹不恤人言
惟妻婦子弟之言是循賄賂輻輳至有債帥之刺
此人豈合貳公之列乎 上不聽曰宗榮可合貳
公曾在 先朝不媚於竈退事寡躬伊過弘多但
不如今人之矯激耳 不諱日記

鄭公父龔不變至入廬選常以兵判出行路有數十
小兒列拜曰某等乃伐羅司僕也感公之恩謹此
來謝如是累者十處鄭公前因妹氏請除武人為
司僕而妹氏受其伐羅西稱以夫家孽族云賣誑
公（而公則不知也）街兒聞此（而）嘲公也 公私聞見

鄭宗榮

朴淳 文忠公

字和叔號思庵忠州人嘉靖癸未生十八陞上
庠 明廟八年癸丑魁庭試賜暇湖堂歷史郎
校理舍人直學大司諫大司憲吏曹判書典文
衡 宣廟壬申拜相至領議政退居永平己丑
卒年六十七

在玉堂議林百齡謚時領議政尹元衡以同盟舊勳
當路柄用乙巳餘孽恃之爲城社勢方仇視直言
士公入館察同僚刼刼有内顧色蓋褒固可着貶
輒槪搨擧依違兩端故延其公事奮然議上曰恭

昭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貶之也元衡見即唶嚄倡言於朝曰彼百齡國之元勳謚無忠字意在叵測遂啓請鞫治公罪於是羣兇附麗方怒目視公固已眈眈矣中外洶洶謂駭機朝夕將發賴安玹力救只得免官歸初公聞禍將發將待命金吾入室更衣坦坦而去家人不知有事及免官歸家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幾不復見汝矣翌日歸羅州白沙撰行狀

乙丑以吏曹參議移長諫院因訪大司憲李鐸曰吾欲正元衡罪須公贊成鐸縮頸曰公欲赤老夫族

也上同此下見尤庵撰神道碑

公六歲金夫人亡養於庶母與羣兒戲為揖讓周旋之容八歲出辭驚人上同

以朴淳為吏曹判書淳辭不拜命李珥勸起會上不許淳辭淳乃供職先是金繼輝謂李珥曰當今朝臣可擔當大事者為誰珥曰朴和叔淳字為人表裏潔白憂國以誠朝臣無比但精神氣魄稟得弱恐不能當大事白老仁傑心事不凡志切愛君但氣麁學蔑無以有為若退溪先生則學精德尊上淂主上之眷下負士林之望可以有為而終無擔當

朴淳

大事意恩恐是自度才不足。繼輝曰奇明升大何如
人珥曰明彦氣盖一世亦奇士也但自許太過無
過謙虛善底意必不為士林所歸安能當大事乎
繼輝曰畢竟時望焉歸珥曰無已則歸於和叔至
是淳果被大用 石潭日記

公卜築永平縣白雲溪上所居有拜鶴窩二養亭白
雲溪清泠潭吐雲床蒼玉屏及散襟青鶴白鶴臺
等名號 行狀

前領議政朴淳卒淳自幼以文行著聞 明廟屬意
甚重在銓閣忤權臣意罷免末年復被擢用勁出

两權臣士論始伸朝庭肅清及盧守愼並相居位十四年二人並重望而人病其無所建明然淳自以才短於經濟專務薦賢讓能竭力薦李珥成渾終始協濟 宣廟寶鑑

老莊道佛之書漢晋百家之詣靡不貫穿詩格清婉獨得元和正派 有思菴集 行狀

公受學於花潭先生中年事退溪先生退溪常稱與朴某相對烱如一条清氷奇高峯大升亦言剖析義理明辨剴切吾所不及晩年與牛栗兩先生定爲莫逆之交嘗聞牛溪入城喜語人曰 吾王不

朴淳

亦為豪傑之主宰密密結網網得牛翁來時傳以為美談 上同

書堂學士輩嘗於驟雨後共賦朴淳曰亂流經野入江沱滴瀝猶殘檻外村蘿掛簑衣簷曝網望中漁屋夕陽多諸公歎美 清江鎖語

朴相國淳作相十年無闕失癸未為醜正輩所擠引疾退居于永平號思菴有一絶曰谷鳥時時聞一箇匡床寂寂散群書每憐白鶴堂前水纔出門前便帶淤其閑適自在之意孤高拔俗之標可謂兩備 石潭日記

鄭介清因沈義謙見朴淳淳留置訓婿李希幹及子
侄又薦拜齋郎又受學於淳淳愛之如子及淳失
勢介清反附時人而欲掩迹時往淳家淳在永平
白雲山下又來謁淳問其來處及歸期言自務安
本第來方入京留數日即還李希幹妻朴氏令女
奴問其僕則言離家來京留數十餘日而我迷不
知其盖詳聞處判約除谷城昨午往其家至脩辭
歸之未幾果除谷城而判書即李山海淳聞曰介清
徼賊若不附勢難以身立何足怪乎 混定錄

介清往拜奇大升請師之大升曰汝文理已通何
必學於他人介清退客有問大升答曰不見其容

朴淳

貌乎决不可親近者也出大升本録已日條事

## 金繼輝

字重晦號黃崗光山人嘉靖丙戌生 明宗四年己酉登第選入史局賜暇湖堂歷弘正吏郎舍檢典諭直提學吏議大憲壬午卒年五十七
追錄光國勳贈吏判

癸丑尹元衡議通庶孽仕路蓋元衡以其妾蘭貞爲妻又欲其所生通籍故有是議公以玉堂參下劄論其不可事遂已論者韙之又還給沈貞職牒貞是己卯奸臣而時頗有紹述餘論者故有是命公以正言極論其奸究之狀復削所復官爵沙溪撰行狀

公始與金汝学柳墳同在槐院時汝学每侵墳曰汝学險類汝兄堪也公言于金鎮曰柳堪見忤乙巳權奸有何罪惡而必舉其名辱其弟也汝学非慕齋之子乎汝学啣之以公與弘度痛斥元衡之語告於元衡元衡恚甚必欲報之汝学以檢詳欲亟陞舍人請於吏郎金虯謂其母病將死願爲舍人以濟表事因隙注以示急切之狀而歸輒宿於娼家公與諸公共斥其悪汝学乃行膚受之譖於元衡以嫁禍士林蓋元衡之黨判書權纘爲之謀主也由是一隊名流或竄或罷而公則門外出送公遂

退居于連山先塋下蕭然一室只以經史自娛而已 上同

時權奸當國以言爲諱經筵惟以分章析句而已及公登筵專務啓沃見者嘆賞稱之以眞學士時當乙巳士禍之餘人心斁敗不復知有淸議公在銓曹與金弘度金虬諸人爲友激濁揚淸分別是非以爲通塞之權衡自是人始知邪正之辨矣 上同

明宗末年尚未建儲大臣不敢言公獨建白 上同

恭懿大妃薨禮官議定服制于大臣領相權轍援引宋高宗服元祐皇后孟氏之例定 主上服爲齊

金繼輝

衰杖替公倡言曰 明廟承 仁廟之統 主上
又承 明廟之統當為承重服三年皦循執迷不
回公力主三年之議大臣朴淳等又是公議故事
遂行 上同

珍島郡守李銖載米行賂事臺諫劾尹斗壽根壽尹
晛公為大司諫啓曰尹斗壽等或以學行或以材
望被用久在銓曹仇敵滿國虛實未可知徐待獄
成治罪未晩士類進退所繫非輕也於是年少輩
咆勃指為亡國之言玉堂劾遞 上同

姊氏與姊夫淂心急處事顛妄且欲專家財公盡從

其所欲竟得其歡心幼時伯父庶尹公取而養之
擬以為後至于二十餘年而公曰禮為人者必以
支子吾是吾家長子而出後則與矍文相之所擯同
異庶尹公悟而聽之然服喪三以年報其恩 上同

聰明眼力絶人看書十行人總一行一經眼過耳終
身不忘自係我東以至天下之廣山川道里城邑
兵食與夫法令典故人物顯晦不無羅列胸中人
有問則曰某書幾編幾板其答如響有人偶得
成廟朝官案歷問答曰某文某武某才某不才今
其子孫某某拈出二人曰此則不知必是雜術偶

金繼輝

游於成東洲悌元李履素仲虎之門圭庵宋麟壽嘆
曰同諫有子矣次退之南山詩弔伍子胥文梅于
時 上同
劾李樑李戡尹百源等時公為大司諫奇大恒大司
憲 上同
明廟大漸之夕勸李浚慶入闕　宣廟迎天使公以
承旨兼掌禮科揖讓進退臨時稟啓無少違者大
抵公之力也 上同
明宗禫畢始附文昭殿先是元衡秉國謂　仁宗未
踰年之君別祀延恩殿至是輿議悲憤欲與　明

宗並附首相李浚慶以為文昭七位已滿如仁宗
不必附於是三司交章請罪其鋒甚銳公搖手止
之曰原吉厚德重望國家賴以安不可因一失而
遽大肆攻我則大不可為哉欲為此先去我可也
衆論益激會李公亦自服其非議遂以寢 上同

李相浚慶臨終上箚以破朋黨為說公即啓論其未
安之意並寫朱子與留正書以上 復因名對極言
宣廟虛心傾聽稍釋其疑 上同

平居晨起危坐寡言觀書終日或到鷄鳴天文筭數
亦多精通自治嚴正聲色一不近不喜交遊所善
朴應男

朴思庵淳鄭南峯芝行奇存齋大升一日於朱書
得格言走告南峯請書有得欲與故人共之 上同
手抄司馬氏居家雜儀參以己意釐為十七条名曰
家範稟于伯兄先行一家仍推之於宗子家 上同
嘗語從子某曰仰俯天人大亂必作吾已老汝恐輩
終不得免君雖欲退老若當兆朕必赴闕力論冀
塞其源而或不幸則當死相隨從子曰果若此大
人安能獨為公曰古有隻手擎天有一言而能折
奸謀止百萬師者在吾誠之如何耳大抵愛身則惜
死惜死則為國事不得盡其心吾既不顧此若此

身先死則天也 上同

九月都承旨朴應男卒應男戇直敢言外若不曉是非而內實有權衡屢主風憲駁擊無顧忌人多怨者第以好善故士類推許而且以中殿叔父被上眷重士林恃賴及卒士類惜之 栗谷外集

德興大院君夫人練日 上欲遣官致祭禮官以國恤執不可大司諫白公仁傑獨請行禮公以大司憲啓 殿下入纂大統其不得遣祭甚明仁傑忠直人保無他心竊恐希恩固寵之徒或以此為藉口異日之憂有不可勝言者 上竟從仁傑 燕丙擬行狀

朴應男

朴謹元以親耕時賞加大司憲朴應男與謹元相切
而以濫賞改正之 芝峯類說

沙溪素服其風義或論朝紳之讜直者輒曰與朴某
何如

公與諸公講磨道義無日不會目爲十友即許草堂
曄朴思庵淳奇高峯大升鄭南峯芝衍柳叅議祖
訒洪益城聖民辛白麓應時餘二人不能記每會
柳公後至輒高聲說義理一座皆喜及公沒此會
遂罷

鄭琢 貞簡公

字子精號藥圃清州人嘉靖丙申生壬子司馬

明宗十三年戊午登第歷三司吏郞舍人承旨

大司成江原監司吏曹參判判書兵曹判書錄

扈聖勳封西原府院君官至左議政後致仕

還鄉乙巳卒年八十

登科初入校書館人皆以為屈而公畧不介意勤謹

供職物議優之拜正言首劾尹元衡等專權誤國

之罪謇謇有古直臣風 桐溪鄭蘊撰墓誌

鄭政丞琢以草萊奮起登第拜校書正字直宿香室

鄭琢

文定稱制將供佛命取香於香室公曰此是供郊社之物拒不從 文定大怒命下吏物議多之聲名藹然歷敭清顯竟至鼎鉉為人溫恭雖奴僕未嘗以惡言罵之其厚德足以致高位然有足恭之誚 涪陵記聞

壬辰駕至平壤將歸鐵甕公以為非計爭不得至寧邊始議分朝公以貳師從分朝時諸宰猶有舊習議論多不愜公以為當此危急之時當協心濟艱何不協為於是作異同辨以示沈忠謙 鄭撰墓誌

公薦郭再佑李舜臣金德齡及當德齡被刑公極言

不可 上亟命殺之賊果酌酒相賀之 上同

李浚慶深先之曰貌類雄龍必大貴有相者見之曰

君仁人必濟萬命墓誌

少時見南眞臨別南眞曰我有一良牛贈君余不省

南眞笑曰君辭氣太敏銳歷涗之足易致一蹶忝

以遲鈍可以致遠此吾所以贈牛也余拜受謝敎

今數十年幸無大過先生之賜也李墀玉日記

鄭琢

[illegible]

#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三

李彥迪　文元公晦齋先生

初名迪後　中宗命加彥字字復古一號紫溪翁本驪州人後爲慶州人弘治辛亥生　中宗八年癸酉生員翌年甲戌登第初隷校書由說書歷吏郎舍人直提學丁酉陞兵曹叅知出尹全州特陞嘉善又歷大司成大司憲禮吏曹判書乙巳拜右賛成　明宗丁未竄江界癸丑在謫卒年六十三配享　明宗廟庭從祀文廟

壬午除說書上劄論輔養儲貳之道 年譜見此下

李彥迪

金安老之子禧尚　仁廟妹 此下見退溪撰行狀
為全州府尹時因求言上疏累千言為綱者曰一人
主心術為目者十曰嚴家政曰養國本曰正朝廷
曰慎用舍曰順天道曰正人心曰廣言路曰戒侈
欲曰修軍政曰審幾微 此下見行狀
公感　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蓋欲以有為而
仁宗不豫 此下見行狀
乙巳八月上劄論信讒邪私戚屬之禍 行狀
政府書啓十條 此下見行狀
院相李彦迪以密封單子入啓 此下見楓巖輯錄中荷谷野言

初尹元衡與尹任搆怨日深 此下見行狀

李芑在中廟朝以贓吏女婿不得爲顯職廷議以芑有吏才破格許通或以爲不可李彥迪爲大憲尤主可通之論芑遂躋清顯後彥迪識破芑心術不正爲慶尚監司時語都事李天啓曰近觀時議李芑必作相芑爲人凶險必禍士林天啓俄拜持平芑爲相乃劾逐之芑由是啣彥迪及天啓嘗於經席啓曰 東閣雜記 此下見朝野僉載丙午元年秋九月兩司繼劾之彥迪削勳削職未幾遠竄天啓亦被竄 東閣雜記

李彥迪

丁未九月因良才驛諱書加罪乙巳諸人公亦江界府安置家人聞謫命（此下見高峯撰碑）

公在窮厄有以自安（此下見上同）

年二十七而作五箴三十而又作立箴（此下見上同）

雅有高趣默然終日（此下見上同）

退溪狀公之析曰若吾先生無受授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此於公之道可謂深知而善言之也（芝峯類說）

詩曰萬物變遷無定態（芝峯類說）（此下見歸譜）

金安老洔志 此下見白沙撰墓誌
李復古素清苦丁未閒 此下見國彙庫論
李公言行不及聞見嘗聞李公以朱子攻唐仲友爲
太過周公東征爲未盡善傳聞未可信果爾則輕
議聖賢無乃不韙乎爲完山時一綱十目疏其學
可謂博矣然少精神又不親切未知其後之所見
又何如也 高峯集
復古學聖賢之道而致知之見不明當時大小尹之
禍朝夕必發國勢扤揑愚婦所知猶不早退於官
甲之日以至負重而不可解流死異域恐虧於明
李彥迪

指之見也 南冥年譜

李彥迪博學能文 此下見經筵日記 宣廟丁卯

道學之名非古也 此下見上同

晦齋以道學名世為百代儒宗 此下見西崖着歸學疏後

臣於前月二十日得侍經筵 此下見白沙集論李彥迪啓

問晝色與乙巳事晦退均有其過 此下見栗谷記錄

十月初四日進謁先生以晦齋大學或問補遺一卷許覽曰博引古書殊無匹釋古經之意 上同

## 成運

字健叔號大谷昌寧人弘治丁巳生　中宗二十六年辛卯司馬壬寅以薦授社稷叅奉不就明宗丙寅舉經明行脩名拜六品職謝恩即歸宣祖朝屢除官至司贍寺正皆不起己卯卒年八十三

公年三十餘就有司中司馬試既而乙巳仲氏 此下見尤庵撰墓碣

平居若無可否而至其斷義理筭成敗論人賢否則有非常情所及者當陳復昌有名時公獨以為不吉

成運

後仲氏果中其螫而死 上同

與夫人相敬白首如一日嘗於燕居有色盼者窺之
公覺即避曰吾平生所戒色與得而已 上同

嘗曰事外物而談性命非學也 上同

當署
公雅好山水結廬鍾山佳時騎牛往來酌酒吟咏手
撫孤桐消遣日月者四十餘年 一善志

公資禀温純氣志豪邁其學專務存養精索故其言
有物其行有常然終不爲世用故謂之隱成而又
惜時人不知其高云爾 墓碣

公所友曹南冥徐花潭李土亭皆世間名賢南冥曰

健叔如精金美玉吾所不及藕齋盧相亦以行無虧稱於筵席趙重峯則並以退陶稱之曰是皆廊廟大器濟世高材矣至其一門之賢如聽松東洲牛溪板谷東洲亭報恩南冥土亭花潭皆遠至連夜話李相國浚慶聞之曰應有德星見於天矣 上同

己卯五月處士成運卒運守靜山林謝絶世紛餘四十年距家數里有溪壑可玩築小室其間每閒日騎牛而往蕭然獨坐有時彈琴數曲自適而已人有願聽者皆不爲彈樂善好學與物無競居家不問有無簞瓢或空晏如也　明廟朝拜六品徵至京

成運

城病不能進見辭職以歸令 上朝屢承爵命皆
不至時賜穀帛以優其老至是卒 上命致賻學
者推之爲大谷先生 経筵日記

所論曹健仲之爲人亦正中其實矣其於義理未透
入多是老莊爲崇用功於吾學例不深透何怪其
未透耶要當取所長耳 退溪集書

携放成而訪隱成所得當更不淺耶 上同

成東洲悌元倜儻有大略通明經學不事科業而
飲酒放蕩時作任態世謂之放成成大谷運養德
山林徵辟不起一世士夫皆尚之退溪獨不之取
曰大抵此老莊爲崇 澤堂集

# 國朝名臣錄外集卷之四

李滉　退溪先生文純公

字景浩一號陶叟眞寶人弘治辛酉生　中宗
二十三年戊子進士甲午登第賜暇湖堂歷兩
司玉堂舍人典翰癸丑特陞大司成除副提學
宣廟朝初服拜禮曹判書判中樞府事官至左
贊成典文衡庚午卒年七十贈領議政配享
宣祖廟庭從祀文廟

十月右相李芑東閣雜記 此下見編年乙巳十月及朝野記聞參見
李滉。

丁未秋先生病退在鄉拜弘文應教承召赴京舟到
十楊根始聞良才壁書之變未入城堂吏以判部來
示則大禍已作矣一時名流或死或竄先生進退
維谷黽勉供職方謀乞外而未得其便未幾鳳城
之獄又起方玉堂上劄也先生知事不可救獨無
一言未久移疾不出仍出守丹陽上劄之時先生
在玉堂故人以是疑之 常錄

疊楓、陳復昌柄用時亦外慕先生欲令來見而竟不往復
屢變

昌溪御之嘗過其門適有難避之勢乃見之復昌屢
參

屣起跣
履下庭迎之大以來見為幸乃曰聞君出宰諸人

會餞云我將往焉其新拜副學自闕下直來乃言
曰李君何補可外吾當請留之先生聞是言瞿然
自失不待行期即啓程出城數日果啓請上以
丹陽殘弊久不得人且已赴任不可還召故寢其
啓先生語是事深以見小人為辱語錄
十二月辛丑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李滉卒石潭日記此
下見石潭日記滉卜居于禮安之退溪因以自號
衣食僅足味於淡泊勢利芬華視之若浮雲然李
年築室于陶山頗有林泉之趣 明廟末屢下召
命滉固辭不至 明廟以招賢不至歎焉題命近
李滉

臣賦之又命畫工模滉所居陶山爲圖而進之其
敬慕如此滉之學因文入道義理精密一遵朱子
之訓諸説之異同亦得曲暢傍通而莫不折衷於
朱子居閑處獨典墳之外他不掛懷有時逍遥水
石間吟咏性情以寓蕭散之興學者有問輒罄所
得亦不聚徒以師道自處也平居不務矜持若無
甚異於人而其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不敢毫分
踰過人有遺所非其義終不取其僑居漢城也隣
家有栗樹數枝過墻子熟落于庭滉恐兒童取食
拾而投之墻外其介潔不可尚已今 上初即位

朝野顒望至治士論皆以為非滉莫能成就聖德
上意亦屬於滉滉自度才智不堪當大事又見世
衰俗末儒者難以有為 上心求治不誠大臣又
無學識無一可恃懇辭爵祿期於必退既返陶山
言不及時政輿情猶望其復起而滉遽卒年七十
朝野痛之訃聞 上震悼命贈領議政葬以一等
滉子寯以遺言辭禮葬朝廷不許太學諸生共具
奠為文往祭之滉雖無別著之書而議論之發揮
聖謨闡揚賢訓者多行於世 中廟末有花潭處
士徐敬德亦以道學名世其論多認氣為理滉病

李滉

之爲說以辨之辟旨明達學者信服焉滉爲世儒宗趙光祖之後無爲比與滉之才調氣局雖不及光祖至於深究義理以盡精微則有非光祖所可及矣石潭日記

乙巳之變幾陷不測旣而棄官東歸卜居退溪之上言行摠錄

癸未始遊太學時經巳卯之禍士習浮薄見先生舉止有法人多笑之相從惟金河西未幾還鄉河西贈詩云夫子嶺之秀李杜文章王趙筆浩記溪聞

壬寅拜弘文館副校理入侍經筵啓曰一代之興必

有一代之規模東漢光武不尚外戚而及其亡也專由於外戚之手創業之君親立規模而子孫不能守之以誤國事章帝亦賢君而其時始有外戚專擅之漸凡讀史須着治亂之所由然後有益矣

年譜

以李滉為同中樞知府事滉不樂仕宦難進易退時人仰之若山斗至是元衡既死士林想望治化及召滉之命一下人皆欣忭 石潭日記

當在下

恭憲大王請謚行狀即退溪製進也勘定時齋會慶福之宮春秋館職兼春秋者皆在列坐中未能記

李滉

只記金叅判重晦公與爲行狀之末有 王之先
允榮靖王母族有被罪死或流竄者盡推恩伸雪
放還之語坐中多以 榮靖王母族被罪天朝所
不知今不須提起此語令天朝知之也退溪曰諸
君意如此則此一段可刪即於坐上抹去因曰此
實 先王盛德事雖諱之天朝我國則所當明載
國乘令後世知之也云 月汀漫筆

上當在丁卯以李滉爲禮曹判書滉守道山樊人謚曰重
明宗召不至末年召滉使接待華使滉乃至未及
拜命 明宗昇遐滉仍在朝撰 明宗行狀及拜

宗伯以疾辭 石潭日記

、奇大升明彥以天命圖四端七情分屬理氣離析太甚理氣判爲兩物語意不能無病先生荅以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之語辨爲明彥數三往復明彥始悟前見之誤作四端七情說云 年譜

、十二月上聖學十圖即太極圖西銘圖小學圖大學圖白鹿洞規圖心統性情圖仁說圖心學圖敬齋箴圖夙興夜寐圖箴 上作屛以觀省 宣廟寶鑑

、李文純之乞退也 上引見問所欲言對曰我 祖宗深恩厚澤功德嵬嵬但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廢

朝戊午甲子不須言矣 中廟朝己卯之禍賢人
君子皆被大罪自是奸人得志邪正相雜報復私
讎之時必以爲己卯餘習士林之禍連續而起
明廟幼冲權奸得志士禍不忍言矣臣以既往之
事言之者欲爲將來之大計又曰首相李浚慶當
倚重者無出此人奇大升博覽諸書理學超然然
但收斂之功少矣 東閣雜記

嘗戒子壻勿用碑石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陶晚隱
眞城李公之墓南冥聞而哂之曰退溪不足以當
此號也如我輩稱爲隱士猶有愧也 東閣雜記

陶山舍下有魚梁官禁人漁先生暑月居溪舍而未嘗一到溪上蓋避嫌也南冥聞而笑曰何太屑屑我自不爲雖有官梁何嫌何避先生曰在南冥則當如彼在我則當如此以吾之可學不柳下惠之可不可宜乎 語錄

先生本少宦情 中廟末年有大機關始決退休之意自是不能久留於朝廷而出處進退之義尤著於晩節嘗曰前則有召輒出後則不敢進蓋位卑則責輕猶可一出官則高責重豈可顧分義而冒進乎 墓誌

李滉

往者陶齋先生上十條疏特陞嘉善未聞采用疏中之一事此豈先生之本意哉可謂今日之明戒矣

語錄

栗谷論退溪多依據之味又曰拘而謹學者執此以少退溪嶺儒以此非栗谷以余觀之依據非若揚雄太玄法言退溪一依朱子定語神會心融如出已言此乃善學朱子也栗谷一時與花潭之論之評後人執爲譏矣非栗谷意也 陶菴別集

或以退溪平日出處有所未盡爲疑此本鄭仁弘分門相攻之說不足據也學問末年成熟勇退之節足以

激厲衰俗少晴雖或有浮沈著過處未可以此吹
毛也上同

李滉

成守琛 聽松先生

字仲玉號聽松世純之子弘治癸丑生 中宗三十六以遺逸薦授厚陵叅奉壬子超内資主簿禮山縣監皆不就 明宗甲子卒年七十二

贈執義

先生手植雙松日撫玩曰愛汝不受風霜之侵彼蒲柳望秋而先凋者見汝能無赧顔乎司諫郭伯瑜見時事大去將解官歸耕欲見先生別去到聽松則先生不在因題堂壁一絶其首句云髼鬆好在兩株松歳晩風霜不改容盖以松之不凋比先生勁

節有是詩 成大谷所記

#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五

## 柳希春　文節公

字仁仲號眉巖海南人正德甲戌生　中宗三十三年戊戌登第賜暇湖堂歷春坊玉堂乙巳以正言罷職丁未加罪初配濟州旋移鍾城乙丑量移恩津　宣朝初放還拜大司成副提學階至資憲丁丑卒年六十四特贈贊成

仁廟在東宮時公爲說書講大學衍義至齊桓公景公之事公進曰桓公初則可謂盛矣而溺愛鄭姬越次立孝公是盛而有禍亂之漸景公國勢可謂

衰矣而從諸大夫之言擇長且賢者而爲嗣則是
衰而有將興之斷天地之氣亦然方夏之涸其下
如氷方冬之泉其中如湯與明主當治而防陰邪
之漸長當亂而養陽德之方徽　仁廟欣然曰予
曾閱羣書以爲異於雜書也今聞勸勉甚美敢不
從事斯於文學李公禽出而喜謂公曰東宮好
學之誠得君言尤進宗社之慶也 五峯李好閔撰行狀
乙巳爲修撰時　明廟新承大統公惓惓於致君讓
諸同僚草時務十策獻于　大殿及　慈殿 上同
爲正言是時尹元衡謀害士林 見僉載八月中學會

初林百齡於崔夫人爲從弟而又與公同縣聞公授
言職喜甚先一會數日以簡公招坐中堂屏人語
以密旨曰 中宗嘗欲易世子二柳等陰沮之到
今多有不自安之跡當舉正其罪且言 上意嚴
切若此君獨不爲老親計乎公聞言勃然變色不
交一辭而起百齡氣索送公至門內再三屬耳戒
無泄其言公亦不應百齡大恨之公寓舍亦與光
準之居相比光準密諸公曰宮中譏疑三人久矣
爲臺諫着不可不奉承其意公盛氣責之曰 仁廟
在殯肉未及寒今若起大獄戕殺勳舊則非惟大
柳希春

傷國體其於　嗣君之德得無累乎光準曰此乃
慈殿所為與　主上不相關於君德何累之有蓋
公以孤身在京師惟知徇身為國不以死生榮辱
變其所守其與百齡光準語也不少降以自貶危
言正色直發其肺腑而剖擊之是後群憾之欲置
死地移配鍾城上同

自濟州還于北也入大洋風濤猝起同行三船旋敗
沒舟中人失聲痛哭公容色自若取紙筆有家書
處後事且語從者曰船雖覆幸有一人脫者可以
此達於吾親死生命也奚恨哉而風止僅得免後

見書者字畫謹好財慶纖悉皆以為不可及 上同

公在謫中官吏承望權奸風旨窘辱百端盤飧屢空

而公無幾微見於顏面但閉門默坐日取前所讀

書而讀之大肆力於學循習溫養有以自樂暮攜

果妙契疾書遇有所得中夜必起取燭筆之久之

著書成帙凡指辭斷事一以朱子為準 行狀

戊午二月崔夫人下世公設倚廬於還所朝夕奠獻

事畢必南望殞絕準聞計之日以終其喪焉 上同

宣廟初服召拜大司成 上同

希春博覽强記性且溫和 上甚重之但乏經濟之

柳希春

才蓍譚之節每於經席文談而已無一言及時弊識者短之雖退家居　上眷不衰命加資憲階經筵日記

公儀容清癯退然如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追其當大事衆方睢盱辟易而公奮不顧身確然不撓其自守之固賁育有不能奪者中學之會鬼蜮潛形事機未彰而公獨深憂之歷引往古憸邪之跡道論當世清流之禍曰玆事之應後必如是發露奸狀無所隱情故公得禍最酷焉戊申春黃憲欲追錄功券羣小又造爲丁盧柳金之目必欲殺之其

免於大禍者天也鍾城處十九年忍苦寒饑一毫
不以干於人以名編罪籍絕不出入乙巳諸人閱
時滋深或有變節者而公久幽之操終不易也在自鍾城謫所量移恩津
恩津時李一齋上　殿回便道過之講論盡日歎
曰君非復昔日仁仲行狀
公與河西行狀○此下見國彙朋友及楓話氣節
柳眉巖謫鍾城者十九年窮居喫苦讀破萬卷吉州
以北從學者甚衆北方之人至今稱之爲柳正言
蓋以正言來謫故也其夫人亦能文章獨行萬里
從眉巖于鍾城路過磨天嶺題詩曰涪溪記聞○此下見號譜
柳希春

公天資英邁穎悟絕人始受書一過目輒不忘就正崔
山斗新齋一意為己時金文敬公安國方以開導
後進自任公納拜請益文敬敬之不以學者待行狀
當宁 上命經書口訣及諺釋紛紜可設局詳定公曰
始公方嚮用遭罹大患暨 聖明叙呂公之年已五
十有五 上雅聞公名悉意傾嚮初奉旨編國朝
先儒錄校朱子大全語類進于 上又小學近思
錄四子稽考衆說參以己意凡可以發明羽翼者
一一纂入為六書附註二卷歷代名賢奏議撮為
一篇曰獻芹芹錄用朱子意也亦以上聞 上覽

之嘉歎又承命撰進經書釋疑盡心編輯大學一
篇始奏御而公棄世論語纔脫藁餘未及終篇行狀
眉巖崔錦南溥之外孫也與兄成春皆有聞於世成
春官至獻納早卒識小錄
余二兄少日受學於眉菴眉菴達見該識出人意表
夫如是故在於講席能動人主聽俾行所學以助
聖德先王初年之政清明可稱者亦莫非公善導
之力云上同
柳眉巖博通經籍傍及子史嘗於經席有性理大全
誦過半張而不錯後余以特進入侍 聖教如此
柳希春

月汀漫錄

完伯眉巖儘英才間氣但似未凝重不能擺脫俗累未知賷化如爲何也 松江日記

李仲虎

字風后號履素齋　人正德壬申生　明宗朝以薦超授六品職辛亥卒年四十

乙巳禍起士氣摧沮先生猶講論不輟與冠童就南丘樹下習揖讓之儀時先生同門于有以直筆被誅者先生大傷悼與一二同志會哭而罷高風峻節自能砥柱急流不為習俗所撓 退溪集

砥柱退溪曰過實之語

己卯乙巳之後洛下之人一無以小學勸士者而仲虎杜門教誨徒衆甚多有朴應男朴漸庶孽金謹恭 重峯集

李仲府 芝峯類說○此下見青輯　仁宗朝

公資稟勇敢恥出人後既長勵志為文章金慕齋安

詩名大振延溪日話誇

國見之曰奇哉非鬼不能袖草遍造公卿稱賞不

已由是詩名大振是詩公學徒已數百餘金謹恭撰墓誌

嘗讀孟子至人皆可以為堯舜遂有所悟晝誦夜思

至忘寢食曰動靜語默皆天也一毫之差生理便息

嘗刻九容九思於竹簡串以韋帶終身佩服刻敬

義二字於環圭懸于笏端聞其鏗鏘惟恐有失同

履素篤學力行有絕異驚人之事倡率學徒能聳動

衰世豈更能得此人哉及得見其所著心性圖共

於道學精微處恐未可輕擬也今諸君為〻師述其行蹟義甚盛也而欲令滉有所去就於其間滉既未見其人安知其當否而去取之姑以所疑處貼標而還之 退溪集

李風后似過中為高之弊故恐諸所稱許有過當處如何如何言不浸實其乃可若不以為然非滉所知也 上同

李仲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奇大升 文憲公

字明彦號高峯幸州人遵之從子嘉靖丁亥生
明宗四年己酉中司馬兩試壬午登科薦入史
局賜暇湖堂歷修撰校理承旨吏曹佐郎檢詳
舍人藝文應教典翰直提學副提學承旨吏曹
參議大司成大司諫 宣祖壬申卒壽四十六

當在下

先是尹元衡當國亂政 明廟末年欲挫其勢進用
李樑以敵之樑復依姻戚據權煽焰公與一時名
流尹斗壽兄弟李文馨許曄等力挽清議樑惡其
異己指爲朋黨嗾臺論劾削職黜外將起搢紳之

禍中外大駭後數日玉堂上箚 明廟大悟寃黜
棵等復叙爲史官 謚狀

當在上
中廟 仁廟相繼賓天公以布衣童年素食而終年
哭及聞士林之變廢食垂泣仍閉門不出者有年
己酉始應舉登生進兩榜弱冠已名著士林文章
擅場尹元衡忌之認其卷在高等故黜之公亦不
屑也 謚狀

執義奇大升入侍經筵啓曰天下事不可無是非是
非分明然後人心服政事順矣 中宗大王勵精
圖治登庸賢士士亦樂爲之用以唐虞三代之治

謂可復致當時趙先祖善人也取重士林小人之
徒欲行譏間適先祖等論請國功臣濫錄者南袞
沈貞等以此謂先祖収拾人心圖為不軌或置之
死或黜或竄 中宗末年始知其實或宥或用而
先王初年士林有學行者小人媒孽以為倡起己
卯之習初論以浮薄竟律以亂逆李彥迪宋麟壽
盧守愼丁熿柳希春等是也 先王冲年豈知之
也乙巳以後更無有明是非者矣 宣廟寶鑑

李彥迪學行亦近代所無其遺書之藏在家者宜
搜訪表章而彥迪與先祖並追贈其職則是非可

奇大升

明而人心興起矣李滉自少力學當初見善人受
罪故退歸矣欲用賢人則先須使是非分明也
上從之 上同

奇大升於經筵啓曰 此下見經筵日記戊辰
初尹元衡以 仁廟在位未逾年不祔文昭殿人心
憤鬱及 明廟當祔士論欲此時並祔 仁廟公
主張其議與大臣不合公入侍極言其謬誤以忤
大臣意 諡狀

丁卯五月 恭懿殿未寧 明廟令政院考服制以
聞時退溪在京以為在禮嫂叔無服自 上合無

服衆莫遠奇高峯以遠接從事追後入城曰 仁廟君臨一國今 上自有繼體之服豈可援嫂叔之禮今退溪聞而思之曰明彥之言是也倉卒失對吾不免爲罪人云此言朝廷皆知之故丁丑十一月國喪雖有一二異議定爲繼體之服上下無間高峯之精詣退溪之服義一國賴之其利博哉梧陰雜記

與退溪有四端七情之辯其後退溪與書云戊午入都之行極是狼狽猶尚以自幸者以得見君明彥故也諡狀

## 奇大升

書講啓曰人主欲治興化不但先修一身當急聚集
人材比之作室當先備材木也二十年來士禍慘
酷先輩凋零後生不務爲學宜修明學校之政培
養人材若有能知國家生民治亂休戚者輩出則
國家舊弊可革未遑之事可以修擧矣宣廟寶鑑
公前後入侍獻替規益聞者歎服而不悅者亦多是
時羣才方進急於經濟議論紛然公則請以立志
求賢委任責成爲先務盖先敎化而後法制故頗
與更張之議相左時退溪與書論去就公由是決
意退歸諡狀

前司諫院大司諫奇大升卒此下見經筵日記學徒惡之其
爲大司成也薄諸生之供且以食無求飽使作箴
以諷諸生諸生不悅多不就舘者庚午此下見上同蓋
大升雖非實才而英特過人其與李滉爭辨四端
七情之同異累數千言論議發越學者是之石潭日記
初在鄉塾有客試以食字公應聲曰食無求飽君子
道客歎曰爾季父領袖士林爾果繼家業者滑谷舊錄
權奸濁亂之後公特立師友仁賢引接後進時人以
小巳卯目之其有功於新政甚大旣而與大臣不
合解職還鄉謚狀
奇大升

壬申南歸一時名勝出餞江上座客問士大夫立朝有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公答曰幾勢死三字足以盡之其意蓋謂先審其幾知時識勢守死善道也 潛谷舊錄

公在臺閣言無不盡歸未嘗疏草公歿後許篈爲史官抄出奏對之辭爲論思錄二卷并退溪問答三卷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潛谷舊錄

明彥直是奇士但其爲學初從駁雜處轉身來猶有轉未得底而遽自主張太過略無虛心遜志卻步求進之意深恐難於造道之極致也 退溪書

羅整菴羅欽順困知記盧公爲至當而明彦辨其混理氣背

朱入禪之罪 柳文節日記

奇大升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六

曹植

字楗仲號南冥　人弘治辛酉生　中宗朝以薦授拜獻陵參奉不赴　明宗超陞六品壬子以遺逸徵拜丹城縣監不赴其後屢召不起丙寅拜尚瑞院判官謝恩即歸　宣廟朝除典籤亦不就壬申卒年七十二贈職賜謚

李芑嘗出使嶺外芑曾以喜讀中庸爲時所推以書抵先生論義理疑處答曰相公以植棄擧業入山林意或積學有見而不知被欺已多矣此身多病

曹植

仍授閑靜只爲保湻餘生義理之學非所講也遜
辭謹避實有深意豈乍爲乙巳亢魁 行狀
除丹城縣監 此下見楓話勁直
一時名士如聽松大谷東洲黄江 [illegible]李布 松溪 誠申季 皆
爲知己友成希奉遇郭司諫珣交契亦厚二人死
於乙巳每念之未嘗不流涕與人語必嗚咽哽塞
至死不忘與金三足大有交道最深嘗以天下士
許之三足家富其卒也念先生貧乏遺令子孫遺
之粟若干以示先生先生不受以詩復之。曰於先亦
不受此人劉道源所以胡康侯至死貧不言其辭

受之不苟又如此 行狀

宣祖五年正月處士曹植卒植字楗仲性耿介少業科舉而非其所樂一日於漢都訪成守琛守琛搆屋白嶽峯下謝絶世故植樂之遂歸鄉不仕 此下見徑庭日記 不加罪 明宗末命薦經明行修之士植與李恒成運韓脩等同被徵拜六品官引見問以治道植竟辭官而歸恒拜林川郡守赴之植戲之曰李措大一朝做郡守焉知不爲禍階乎植歸鄉清名益播今 上朝屢拜官皆不就只上疏陳時政得失而已臨終謂其學徒曰後人以我爲處士則可

曹植

矣若曰以儒者則非其實也門人有請益者植曰
敬義二字如日月不可廢一其妄注請入訣竟不
許而年計聞當諫閒臣請易名以褒獎上以舊
例不許只命賜賻物門人多介士而金守顯鄭仁
弘鄭述最著住延日記

八九歲病在席母夫人憂形於色公持形立氣給以少
間且告之曰天之生人豈徒然哉今我幸而生得為
男天必有所與豈憂今日遽至夭歿乎成大谷運撰墓誌

明廟晩年與李恒等召對時上問古人非三顧不
出草廬者何義南溟對曰此諸葛亮事料必不敢

當故爾然諸葛亮經營幾五十年僅成鼎足未能
興復漢室則其才亦未可知也 清江鎖語
壬申疾革謂門人曰我非學者平生多俠氣但濟以
學力耳量俠而才小似不能當大事但愛人好善
欲得許多人各付許多事我却要退坐爲其無才
故也謂守顯曰吾平生有一長處抵死不肯苟從
當識之 行錄
公目無遙視耳無側聽正席尸坐肩背竦直望之若
圖形刻像開卷默觀口不作伊吾齋房之內寂若
無人取友必端其人可友雖布褐而尊若王公其
曹植

人不可官雖西而視若土梗恥與之坐藻鑑洞燭
有一少年清班盛譽公一見曰觀其挾才自恃來
氣加人異日必贓須能官又一士子有文才未第
公偶見於群會曰吾察其眉宇之間貌若坦蕩中
藏禍心聞者服其明 墓誌

捐家莊分與兄弟之貧乏者一毫不自取門人遭死
喪之戚痛若在己狂奔盡氣如救水火憂國傷民
每值清宵皓月獨坐悲歌歌竟涕泣傍人殊不能
知之也 上同

其(讀)書不曾章解句釋或十行俱下到切己處便領略

過常佩金鈴以自警省嘗以淨盞貯清水兩手捧
之終夜盡先聖先師遺像常置几案上嘗模畫神
明舍爲圖其銘曰太乙眞君明堂布政內冢宰主
外百揆省承樞出納忠臣修辭發四字符建百勿
旂九竅之邪三要始發動徵勇克進教厮殺丹墀
復命堯舜日月三關閉塞淸野無邊還歸鈇鈇 鈇
尸而淵華帶銘曰舌者泄華者結縛生龍藏漠冲
釰銘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行狀
嘗曰爲學要先使知識高明如上東岱萬品嗜低然後雖
吾所行自無不利又曰今之學者高談性理而無
曺植

於己又曰恒居不宜與妻孥混處雖資質之美曰
循汨溺終不做人矣 上同
嘗謂葛諸欲為於不可為之時顧未免有小用之憾
若終不起老死隴中天下後世不知有武侯事業
亦未為不可 上同
所居書室皆施丹雘 行錄
吾學古文而不能成熟退溪本是今文然却成熟 上同
嘗曰丈夫動止重如山岳壁立萬仞時至而伸方能
做出許多事業譬之千鈞之弩一發能碎萬重堅
壁固不為鼯鼠發也 上同

次花潭詩曰要把丹心蘸此世誰回白日照吾身澗松集

浩原即聽松子渾牛溪字

聽松與南冥同志相善余與浩原同榻舊也余問兩先生相推重之意浩原曰家君見南冥丹城疏則鋒穎太發露乃曰久與楗仲違離謂其大進已混成果如此辭氣則猶未盡耶清江瑣語

曺植遯世獨立志行峻潔眞是一代之逸民也第見其論著則於學問無實見所上疏章亦非經濟之策雖使行于世有所施設未必其成治道也門人推重至謂植道學君子則誠過其實矣雖然近代

曺植

所謂處士者終始完節壁立千仞如植比無幾星
官南師古嘗語人曰今世處士星無光不久而植
殁植可謂時態非常之士哉 經筵日記

奇大升曰曹植可以激頑立懦而學問則有不循規
矩之病矣 論思錄

成大谷曰斯人吾不敢友仰之若喬嶽嚴師 年譜

宋圭庵曰先生用力敬義緊把得定不以一時趍向
爲進退 年譜

嘗言奇與滉論四七之書極以爲非主以欺世盜名
目之云此言真藥石此名甚可懼 退溪集

#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九

## 金麟厚　文靖公

字厚之號河西長城人正德庚午生　中宗三十五年庚子登第賜暇湖堂選入玉堂爲正字著作兼春坊說書以副修撰爲養乞外除玉果縣監乙巳後杜門不出屢召皆不就　明宗庚申卒年五十一　顯宗朝贈吏曹判書賜謚

九歲文名大振奇服齋遵見之撫愛曰眞是奇童也汝當爲　東宮之臣蓋　仁廟性質生知臣民咸仰其聖德故也仍贈筆一枝先生以木爲匣書曰服齋

先生所贈也歷火兵過三世猶存焉門人吳希吉所錄

拜弘文博士兼說書時仁廟毓德春宮聖學日躋渴

先生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且特

賜墨竹以寓徵意先生作詩以謝尤庵撰神道碑

東宮失火先生在玉堂上劄子曰自古善治之主莫

不以親才正士賢習爲本蓋必親賢才可以專輔

翼而養氣質正士習必可以明彝而倫厚風俗且

如向來己卯之禍野朝無不慼其寃枉然而至今

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

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顧 殿下

虛心靜慮深惟致究之原研幾講於學致曲於而
存察要使本源澄澈表裏皆實無一毫私僞以雜
之則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偷之士
習振已解之紀綱實辭意剴切 中廟益知靜庵
諸賢之寃頗示悔悟至 仁廟初服快下伸雪之
命盖先生發其機焉尤庵撰碑
乙巳詔使張承憲至名爲製述官此下見尤庵撰碑省
不就 明廟諭以君臣大義先生亦極陳疾病難
進之狀並辭食物之賜上同
柳希春竄北此下見楓即國朋友氣竟取之東閣雜記
金麟厚

乙巳丙午之間　仁廟東宮舊僚竄逐誅殺殆無虛

日先生時雖在外而入甚危之冒終不及 門人奇孝諫錄

丁未春李至男學楚辭於先生未終篇乃吟一絶云

蘭猗玉栗稱家庭竹外窮廬講楚經馳騁不須風

雅末周詩三百儘和平因悲咽不自勝未得卒業

其滿腔忠義有不能自掩者如此 門人梁子澂所錄

嘗讀離騷此下見楓氣而罷 東閣雜記

公於國忌雖在私家必以素食而至孝陵禮陟之日

竟夕愀然若無所依嘗有詩曰君年方向立我年

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如弦矢我心不可轉世

事東流水盛年失脩老目昏衰髮齒泯泯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栢舟在中河南山薇作止却羡周王妃生離歌卷耳精誠眷戀藏於中而發於外無非斷斷不貳之心也梁子徵所錄

先生遭時不幸退山遁林一退之後若得具所油然自樂稱以病廢杜門每於良辰美景輒携冠童倘佯於疎林之下及其歸也寂然靜坐瞑目深涵衆理之蘊奥了了乎胸中至被發問開顏討論春風和氣自見於談笑之間吳希吉所錄

先生方面清揚風神秀朗寡默簡重德器夙成崔[illegible]
金獜厚

齋山斗亞稱秋水氷壺金慕齋一見稱爲小友朴
訥齋謂人自古奇童無令終者唯此人當令終也
人皆謂其有知人之鑑 門人盧適所錄
金河西經學精透大節偉然 沙溪語錄
乙巳之亂知機而作者金河西一人卓乎不可已及
河西生有異質 此下見山中獨言 而死云 象村山中獨言
竊聞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河西爲稱首蓋
以河西見幾於患流中不俟終日而得爲元祐完
人也學問文章既迥出當世而翰墨餘技又得顏
柳遺法延見稟於天者全恨不並生一世接風槩

而聆緒論尤原可作徵公吾誰歸 象村撰 書碩殘

河西清水芙蓉光風霽月也出處之正無如公比者栗谷豈欺我哉 牛山雜錄

金河西淸風異骨叟出流俗少時受知 仁廟恩遇異常自乙巳以後絕意人事有同槁木死灰每值七月諱辰輒前期携酒入山號哭無節先生平日常所念慕有詩云年年七月日痛哭萬山中蓋實跡也 晦庵漫述

顯廟在春宮時 孝廟嘗面命之曰人心有似忠而實奸者亦有似奸而實忠者當察其秉心之如何

金麟厚

畧不動色趙公以長城神重天下文章爲題使一
儒道生製之 上同
爲聖學未嘗茍異於人人亦未見其有異也 上同
中進士爲兄弟勸出入泮中惟與退溪一見契合 吳錄
受由南歸遇方伯於先山方伯令三妓進酒令公自擇
公之所執枉即勝楊妃也方伯使求詩公即揮筆
成律辭甚精華其詩曰初作三枉戲終成一笑留
松窩雜纂
宰玉果時深到華人仰見風儀題詩曰蒲鞭掛壁春長
在夜犬無聲月掩扉 吳希吉所錄

先生連遭內外喪居廬六年病不離身而時果膩未 菜菓 価
接口盛暑未嘗揮箑亦未敢步出戶外祭服社祉經
帶未合古規先生患鄉布之狹連幅使廣如制裁
斷然後安焉 梁子澂所録
先生處家有学威如童僕服事小有怠慢不敢寬貸
閨門之內嚴如朝廷周恤人喪未嘗後於人 門人卜成涵録
先生於衣食難堪處處之泰然至祠宇祭享必罄其
誠嘗受先教因攷古制正寢之圖先立祠堂于正
寢之東次搆寢堂至於廐庫庖廚皆依古制人或
以中國偏方亦殊其制譏之猶不動 梁子澂所録
金橉一學

太極德性之本領西銘學問之綱紀終不可偏廢 吴錄

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陰陽算數律呂尺度禮樂名物爵祿品級郡國沿革古今歷年宮室衣服之制無不通暢所不爲者博奕常恨財與琴少時壓於尊長未能學也 梁子徵所錄

在玉果時柳公希春以諫官竄歸海南貴示孝經得之欣然親自摹寫以餽于燁 上同

見圖書之掛壁雖汚穢必拱手就觀不敢唾而睨視既落卷秩親舊書札必收拾珍藏非獨爲後日之考不欲褻瀆慢忽之歸也 上同

先生嗜酒必醉曰得酒既醉嗚嗚而樂此時難與外人言也 上同

揷梅甁中飲其下梁子澂曰先生無乃玩物耶趙希文曰甭非知先生者口占曰玩物非天性含盃卽寄懷先生曰趙知我矣曰梅花燈下飲如醉又如排 無同

高峯與退溪四七理氣之辨每就先生論難精究而往復先生唯聽名聲之出外終無一言及於其間故人人皆不知焉 先生之參論 與希吉所錄

一齋以太極陰陽爲一物高峯非之一齋長書論之

金麟厚

先生與一齋小東略論高[道晄之分]峯并詩二札取正於退
溪退溪曰湛翁寂寥數語亦已見其大旨云吳希吉錄
鄭鷹溪高峯見先生曰氣象有三代之風 上同
松江謂先生眼如曙星精采射人風神灑落不覺屈
膝曰如吾師高峯比之河西則如炭翁云爾 上同
梁松川應鼎氣蓋一世見公則不覺屈服敬承謦欬
曰厚之今之顏子 陽川覆瓿藁

國朝名臣言錄行外集卷之下

趙憲 文烈公

字汝式號重峯白川人嘉靖甲辰生 明宗二十二年丁卯登第官至奉常僉正壬辰倭亂起義兵死節於錦山贈吏曹判書賜諡

弱冠游泮宮時館儒疏論妖僧普雨連月伏閤人皆相視懈怠公獨凝然特立終始如一衆皆矚目 尤庵撰行狀

[illegible]之術[illegible]

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數學 文[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

國朝名臣言行錄續集

鄭磏

字士潔號北窓正德丙寅生嘉靖丁酉司馬以薦除掌樂主簿出爲抱川縣監己酉年年四十四

乙巳構禍之時鄭磏諫其父其弟礥曰父與妻叔熟重磏猶諫不已而泣曰父親有過而不諫從而遂其非曾是以爲孝乎礥持椎立門外待其出將擊之磏知其謀從後門出來因愀然不樂人怪而問其故曰時事不好後會難期居數日禍作 乙巳錄

鄭磏

先生嘗歎之曰言不見信行不知(見)放歌自戲托娱遊方之外而未嘗自異於人其與人居無一不出於孔子之術者蓋其悟類禪其跡類老子其教人一以聖人爲宗云 眉叟記言

鄭礦臨終作詩曰一日讀盡萬卷書一日飲千鍾酒高談伏羲以上事俗說生來不到口顔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久書畢而逝時年四十餘 芝峯類說

鄭礦順朋之子也嘗隨其父朝京師當其父上變之時力諫不聽因以大忤不見容多在果川清溪山

楊州掛蘿里其山居也能知山下人所爲之事自

某家方爲某事後驗之果然蓋其學似出於禪家陳持之類也 東閣雜記

余讀鄭北窗詩集而悲之其悲之何悲北窗之大孝上有頑父下有忌弟不能蒸蒸乂不格姦如虞舜而托於清狂而逃也其父順朋以己卯士類反與芑元衡竝士類於仁廟殯殿之下先貞後黷不忌言也方順朋之徙忠順堂也有趑趄之意礥問曰大人何不速決獄事順明答曰今日之事我不從芑元衡而我冠帶而立則汝兄必涕泣攀冠帶而諫者數矣此不忍拒也礥曰乃大人何不用石

鄭礥

礁之道其心欲殺兄之心豈在傲象之下然終使
順朋兇添一惡殺子則北窓之佯狂有以致也此
箕子佯狂之同一道也今觀諸賢序跋其集之文
皆以安期羨門之道歸北窓神仙之術豈北窓所
欲哉雖谿谷稱逸民中權則近之矣 龍洲集

先生自爲兒時能攝心通神近而閭里居室之微遠
而四夷八蠻之外風氣之殊狗嘷鷄舌知之如神
眉叟記言清士傳

入中國琉球人望氣而至再拜曰吾嘗卜命某年月
日入中國遇眞人子是耶仍請學易即以琉球語

教之諸國人聞之爭來各以其國語應之 備考

先生冲虛高明有上智之資儒道釋三教無不貫通

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漢語皆不學而能 潛谷

舊録

數如康節醫如俞扁非獨修煉玩心探理又善談論

上同

公以聖學爲主心之本常曰聖人之學以人倫爲重

故不言其妙要處仙佛則專以修心見性爲本故

上達處多而下學處專闕仙佛則大同小異云 同上

中宗世爲掌樂院主簿觀象監惠民署教授抱川縣

鄭磏

鹽忽棄官歸滌居絕跡守嘿十年而没先生無師亦無弟子云 芝峯類說

李夢奎

字昌瑞慶州人正德庚午生庚子中生員隱居

不仕自號天休年年五十四

仁宗之昇遐 此下見栗谷撰行狀

弱冠丁外憂庚寅奉母午俱廬墓三年哀慕以誠思

齋聞而歎服與就之語乙加敬重因與往來每論

學者必稱公曰氣宇之宏天分之高非人所及潛谷舊錄

嘗曰親死之後所可致誠者惟祭祀耳葬地卜其家後山

可世生死葬於是乎不亦可乎 上同

李夢奎

李之菡

字馨仲號土亭韓山人正德丁丑生萬曆癸酉
以薦拜六品官歷抱川牙山縣監戊寅卒年六
十二

兄之蕃亦高士 明宗朝爲司評尹元衡擅國劫令
非理斷訟棄官而去結廬丹陽龜潭之上修養精
神所居光明生室常跨青牛縱遊江上一日積雪
滿山登玉筍峯玩賞一童奴驅牛從之顧謂曰汝
亦有清興乎奴曰小童寒不知樂此也嘗起家爲
郡蕭然如僧舍賦葛於峽氓作大索插在龜潭兩

岸懸空作飛鶴騎之縋引往来如飛人望若神仙
休窩雜纂

之藹爲人天資奇偉孝友絶倫謂兄有師道服其喪
三年樂善好義出於天性於安命世之死追悼年生
曹植隱淪神交篤好成渾李珥最所敬重鄭澈強
直雅言稱之尤好奬誨後生至如徐起下賤之人
貧不能力行不愛其資財以成就晩應徵辟出宰
二縣不嚴而嚴一境稱神明常惧一物失所志伊
尹之所志也不以一毫自浼齎東方之伯夷也又
曰臣於斯世所師者三人李之菡成渾李珥也三

人學問所就雖各不同其清心寡慾至行範世則

同重峯疏

嘗出見丐兒剖新衣三兒松明燎堂入避烟熱公

獨端立不倦者歲餘經史百氏無不貫穿文詞如

水瀉山出雖入場屋輒不製製亦不呈與其兄木

嘗一日異處祭祀極其誠常誡女色曰此而不隱

餘無乏觀一日謂兄婦門無吉氣絜妻子而西翌

年禍作從子山海撰墓碣」

妙歲受易於花潭隣舍婦至夜戲之土亭攝齊呵責

其夫瞰而見之夜叩花潭曰此士真聖人花潭亦

李之菡

往見明日謝曰公乃師也非友也況受業耶（湄隱寓言）
公麁服步往南冥先生下堦迎入曰子之風骨吾豈不
知後南冥戲之曰何不學仙土亭斂容曰先生何
何輕人若是南冥笑而謝之（從刪師友錄）
之菡氣禀異常能耐寒暑飢渴天性孝友輕財好施
芬華聲色澹然無好性喜乘海涉危不驚一日入
濟州州妝謂諸妓曰爾若幸李君當賞以一庫縠
妓竟夜納媚竟不得亂（石潭日記）
葵覩海曲鳩財築坊以禦水人譏不自量曰為人子
豈可安於力不足而不防後患乎（上同）

珥勸性學曰吾多欲珥曰勢利財色皆非所屑有何可欲之菡曰非天理則皆人欲吾喜自放豈非人欲乎 上同

之菡曰當今無下手救之世藥只有一奇策叔獻留朝則雖不能大為所爲必不至危亡 上同

公作巨室舘流民誨之以手業數月之間衣食俱足而不勝其苦多有不告而遁者 庠堂集

嘗爲商販數年間赤手積穀數千石盡散貧窮入海島種瓠鬻穀又連檣至京江募人積土坊塗高數十尺爲土室夜宿室中晝升室上名曰土亭爲鐵

李之菡

冠脱而炊飯洗復冠之周遊四方不被揾打休窩雜纂
宰牙山有老吏犯罪令作通引而隨吏取蜈蚣汁和
酒以進之藥暴死上同
土亭暴棄人或疑之土亭知人識幾志氣如神豈立
其終也澤堂集
李土亭本無學術退溪高其風而友之稍以性理之
說開之公皆向信頗有學力故不流於異端上同
金繼輝曰馨仲何如人或以諸葛李珥曰土亭非適
用之才豈可比諸葛比物則奇花異草珍禽怪石
非布帛菽粟之藥聞曰亦稼粟之類豈全無用處

盖之蘂性不耐久多有始無終故珥云然石潭日記

當在第一条若神仙下

龜翁兄弟凍臥於水崖之中而有以自樂不意今世有此人也退溪集

葵親時風水曰相當出兩相而李子不吉李即之蘂而之蘂強葵之其後果驗休窩雜纂

李之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七

## 朴民獻

字希正號瑟僩齋咸陽人花潭門人正德丙子生 明宗丙午登科以孝行薦超授六品賜暇湖堂歷兩司玉堂北兵使江原全羅咸鏡三道觀察使 宣祖丙戌年壽七十一

公仕於朝當乙巳之後士林慄慄莫保朝夕公而與同僚談時事悶其一二同志之友論謫海島者歎於雍中語泄李芑聞而惡之及在玉堂與臺諫上劄子論李芑擅權不合在相位累日不得回天舉穌

軾疏中語曰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已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邑竊聞知爲公筆也大怒於經席白上 朴某乃負罪一二者黨友不宜尚在朝列遂廢錮 行狀

〔當在公仕上〕公在諸生中嶄然出頭角儕輩以爲矜式父典籍公遭家禍晩而登科當丁酉年間羣奸側目謀欲啚之聞其子甚賢意他日必爲名士不敢肆其毒公之名重於世蓋已久矣 上同

〔往從〕聞於潭涵泳爲功舊守顧正先生改以希正作辭贈之所以期望者甚多 行狀

在南縣修飭武備曰以爲迓後數年有倭寇人服其先見 行狀

朴民獻爲江原監司横城民存伊者弑其母獄既具所(聽)幸妓請囑遽放之事發兩司爭請拿鞫民獻而民獻不服乃命只以故縱(出)律而以宥告前事只罷職 石潭日記

公以失刑莫重於殺人在咸鏡也奏節度使之妬殺娼夫者朝(廷)勢人皆節度之所親疑其甚後以横城民殺母贖黜事歸罪於公夫以公平日所執把腕於官吏不坐濫刑之律而謂公循私縱大逆哉 行狀

朴民獻

## 金富弼 壬午正月十四日應教李彦迪上疏

伏以一士守志而百世聞風巖穴潛光而四海慕德是必有以參天地之常經關民物之彝則無是則世道無以維持生人靡所興起故時有顯晦跡有章婉而聖帝明王求之如恐不及聞之如恐後時搆以採猶訪以於搜野之外繼以表章於隱世之後舉一代政令事務之急毋得以先乎此者也今臣所欲言者臣所居道內故徵士臣金富弼是也富弼受業於臣先祖文純公臣李滉之門篤學力行真知實踐心經之辨解朱書之考據啓蒙之修正無不精深的確而先祖

臣亦亟加推闡論之以蓬麻自直況之以金石相宣
許之以玉潤新媒期之以萬化洞妙往後推奬道于
篇章丙子章甫之疏亦既枚舉而備陳之其時禮書
回啓則有學問精深踐履篤實賢師推闡後學標準
之語史書回啓則有踐履造詣蔚為真儒卓鄭高躅
至今誦服之語而至若平生出處之與先正臣金構
尊一致者則兩契同辭公議已成此皆聖明所以俯
燭今不必架疊而獨其出處一關本係精義但存微
辭當彌之平生不可及者在此至今沒無稱亦在此
臣安得不不避煩瀆而歷陳之乎乙巳七月一日

仁廟賓天富弼聞報驚呼如不欲生自是屛跡公車
絶不復爲進取計每於孝陵忌辰入仁山文墓下痛
哭終夜至老死不廢賁松柏于庭扁其堂以後凋以
寓歲寒之心又有詩曰感誦屈原岳飛傳遙憶河西
聽松翁河西卽麟厚號也聽松故文貞公成守琛也
麟厚守琛皆乙巳以後自靖之人麟厚詩同楚辭前
夕謂[illegible]心床雙今朝涙滿襟篁興淋淋與屈存岳飛之
咏同懷共抱一字一涕者耶是以先祖臣詩曰後凋
主人壁書鄭除書到門心不悅坐待梅花氷雪香目
擊道存吟不輟故判事臣徐克一詩曰西山餓仁山
金富弼

與光爭日月炳萬古執正義秉天經終身不仕不出
戶忠宣公臣金命元詩曰道學賢肝脈計義河西同
文成公李珥書曰義精仁熟道全德備斯道淪喪正
義湮沒夫載籍極博學信於六藝家言淆亂而折中
於聖人則屬例之手生實跡姑置無論而之數賢之
言固不當篤信耶敎於松柏而沒于草叢炳如日星
而錫于泥塗數百年來更歷累聖朝而潛光未蔑息
與龍頭晦屈伸有時有數而從亦至難言者存焉玆
而去道之所扶持民彝之所關係不以文而終漸不
以彝而終塞畢竟證一道之公義撤九重之聰聽則

莫重世廟之陳請而亦已施於講學無問講學之節
義胡獨靳於易名也況講學則策名立朝致仕先顯
明衰相得契合昭隆其時草野蹤跡之疑有不可同
年而語也猶龍山竟夕之談中道辭事之氣超後聖
之膺儀倚不世之隆契而如富弼者嘗不得蒙同
之未與沿而霈之餘波未稍自處則與講學不均而
符契千里而肩隨朝家褒異之道其視講學似當有
加無損而書啓既允在議而稍與情彷徨未能無憾
若以為事非急務不妨虛徐則周卑未下式閭封墓
滾戈絕援褒德講道故先哲王之周汲汲有如是

金冨弼

美若以爲事係殊與姑合鄭重則道德博聞之儒大
節卓行之人或有加贈之典章或因特敎而超帙書
落姑云不拘大典況非無例夫一節之士聖人猶或
諱之區區則平生砥礪之行資之以博學配之以全
道至難極高而猶無名言不知者以爲果能長往之
士知之者含藏獨善之士人之知不知已無足輕重
於當世則爵謚之有無又何足加損於身後而臣之
縷縷於此事者亦豈獨爲區區一人地哉於此事之
外又豈謂民憂國事風俗紀綱無一目前之可言哉
噫聖王所以居簡御煩鼓舞一世之道無他褒一人

而勸千萬今襄一冨弼則天經可立人紀可植風聲
可樹善類可勸外此政令關事孟子不過所云不足
與適不足與間臣忝爲文純之裔凡於家庭前聞箱
篋積乘固已欽歲寒之孤節挹氷檗之遺風而多士
聯籲齎辛先發詢問有命聚首顒企六年于玆尚此
寥寥章甫缺望已極可悶而朝家政令亦甚慨惜玆
敢略陳事實冒瀆崇嚴伏乞聖明復申成命特即獻
議俾金冨弼加贈賜謚之節典次第舉以光聖德以
伸輿情不勝幸甚

諸賢碑狀 一
經筵日記 二
國朝彙言
楓巖輯話
清江冷話
朝野記聞 三
山中獨言
國朝寶鑑
朝野僉載
國朝編年

栗谷全書 四
俞氏家乘
後自警編
彌譜 五
己卯錄
名臣錄
冲齋集
酷寃錄 六
青野漫輯 七
竹泉閑話

退溪集
朝野記聞
幽憤錄 八九十
野史之流 十一
玉溪集
月沙集
眉叟記言
畏齋集
名臣錄 十二
錦湖集 十三

蘇齋集 十四
象村集
高峯集
西厓集
江上問答 十五
華陽聞見錄
河西集
松庵事蹟 十六
乙巳錄抄
尹判官碣
李靜軒誌

重峯集
於于野談
芝峯類說
充庵集 十七 十八
燃藜述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谿谷集 廿四
江上問答下解
南冥集
晦齋集
簡易集

國朝典謨
列聖誌狀 廿五
東皐集 廿六
梅山錄
青蓮行狀
月汀漫筆
梧陰集
薔岡賓記
文苑黼黻
幽憤錄 廿七 廿八

宣廟御批 廿九
柳靜軒事蹟
鳳城君謚狀
游軒集
老峯集
寄齋雜說
坡山碑銘
玉蓮傳
典古要覽 三十
眉巖日記 三十一
雲巖雜錄
壽春雜記 三十二